

《東華漢學》第 40 期；157-23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4 年 12 月

崇禎之死：清初三月十九日詩作輯論*

吳志廉**

【摘要】

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之死標誌著大明王朝的崩裂，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筆者蒐集到百多首有關三月十九日的詩作，並為之編年，屬於第一手文獻。這些作品承載怎樣的士人心態與政治寓意？有待我們抉發其文學、史學及社會學的深刻義涵及宏觀圖景。本文結合歷史脈絡勾勒詩作突出的四個面向：士人在此祭日以簡樸儀式如慟哭、獻飯、招魂、掃墓、遙祭以悼念先帝，藉著佔用三月十九日此一公共事件的話語權，延續此一群體的集體記憶與正統意識，揭示其拒絕遺忘崇禎之死與家國之變的政治取態；士人在「史」與「詩」對於崇禎帝之評價不無差異，崇禎帝在詩作之「重現」得到許多同情與褒揚，文人倫常的忠義力量壓倒理性的批判力量，同時在重構的記憶中喚醒美好的前朝想像，使之符合回憶者當下的身分認同、心理訴求；士人忌憚清廷的政治力量，在欲言又止近乎義利衝突的道德困境，其詩作採用古典今事並置的修辭策略諷

* 承蒙諸位審查人賜予精闢的修改意見，筆者受益匪淺，謹致謝意。

**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喻新朝、眷懷故國，以隱語代替肉身完成了道德使命，一般在小範圍的文士階層流傳，屬於精英記憶；這些遺老的政治抉擇背離時代潮流，但仍持守著遺民身分與歷史記憶，道盡世變滄桑後的絕望心境與堅韌意志，並將亙古通今的德性長留天地之間。

關鍵詞：三月十九日，崇禎帝，集體記憶，悼念儀式，拒絕遺忘

一、前言

邵潛（1581-1665）〈紀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其二云：

干戈滿地日相尋，四海橫尸慘不禁。總為玩師增寇虐，更因催戰啟戎心。山河次第悲雲擾，社稷逡巡歎陸沈。雪恥除兇羣辟在，野人只有淚沾襟。¹

萬壽祺（1603-1652）〈甲申〉其一云：

甲申三月十九日，地坼天崩日月昏。皇帝大行殉社稷，樞臣從逆啟城門。梓宮夜泣東華省，廟主朝遷西寢園。身是我君雙薦士，北臨躡躑喪精魂。²

二人極沉痛地追憶兵士廝殺、血濺疆場、家國喪亂之日。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1606-1645）率軍攻破北京，崇禎帝朱由檢（1610-1644）煤山自縊，相傳其御書衣襟云：「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³雖然大明宗室與官員在南方相繼成立的南明政權（1644-1662）苟延殘喘，但在許多明遺民眼中，崇禎之死標誌著大明王朝的崩裂，是重大的歷史事件。

此後每年三月十九日，從官方到民間，都有祭祀崇禎帝之記載。永曆四年（1650），翰林院編修提議將此日定為祭祀崇禎帝的紀念日，⁴提醒漢人悼念先王與矢志復明。

¹ 清·汪之珩編，《東臯詩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園刻本），卷四二，頁24b。

² 清·萬壽祺著，余平整理，《萬壽祺集·隰西草堂詩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卷三，頁80。

³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四，頁335。

⁴ 弘光朝翰林院編修張星疏云：「謂應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並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輕重刑罰，一以誌故宮黍離之嘆，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見清·李清，《南渡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

事實上，不少明遺民於此祭日自覺地喚起前朝記憶。戴名世（1653-1713）《南山集·朱銘德傳》云：「〔朱氏〕每歲三月十九日，陳俎豆於野，望祭思陵，哭盡哀而反，蓋年二十餘。至卒時，凡歷數十年，怨慕如一日。」⁵揭示其傷悼先帝之情思於三月十九日尤甚。徐枋（1622-1694）〈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述釋弘儲（1605-1672）「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⁶弘儲即便不能親臨陵墓，每逢此日必遙祭先王，朝北痛哭。魏禧（1624-1681）〈貢士黃君墓誌銘〉追憶黃子錫（1612-1672）曰：「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食，北向而叩首。故舊有力者或勸以時仕，可得顯秩，君愴然曰：『吾家五世受恩澤，子錫且不才，寧敢負先人乎？』」⁷黃氏不忘歷史悲劇，毅然捨利取義，以免愧對先人先帝。

徐乾學（1631-1694）〈李映碧先生墓表〉云：「先生忠義蓋出天性，愍帝之變，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簡擢，滄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此也。」⁸表彰李映碧（1601-1683）牢記歷史以報答前朝恩惠，效忠精神至死不渝。潘衍桐（1841-1899）《兩浙輶軒續錄》云：「徐光綬，字印卿。國變後，仍方巾大袖，遇三月十九日必閉戶，涕泣設奠，終日不接一人。」⁹記錄明遺民徐氏（?-?）身穿前朝服飾，於此日閉戶息交絕遊，鄭重其事地哭奠先王。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371。

⁵ 清·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南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七，頁 209。

⁶ 清·徐枋撰，黃曙輝、印曉峰點校，《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卷一九，頁 464。

⁷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人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一八，頁 892。

⁸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卷三二，頁 3a。

⁹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1687，補遺卷一，頁 259。

屈大均（1630-1696）〈送凌子歸秣陵序〉云：「歲之三月十九日，王子〔元倬〕必集諸遺民為威宗烈皇帝設蘋藻之薦。」¹⁰全祖望（1705-1755）《續耆舊》曰：「紀公子歷祚，字永吉。……每年三月十九日，以麥飯思宗，流涕闌干。或笑之曰：『草莽臣而祭天子，禮有之乎？』答之曰：『此所謂野哭者也。』」¹¹都說明不乏明遺民重視每年的三月十九日，以易服、獻祭、野哭等方式哀悼崇禎皇帝，賦予此日特殊的紀念意義，誠如張岱（1597-?）《石匱書後集》所云：「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之為愈也。」¹²漢人於此祭日容易激發有關國破君亡如排山倒海的創傷記憶。

甲申三月十九日有關研究並不多，趙園《想像與敘述》圍繞相關文獻描述甲申事變這一天愁慘異常的天氣、京城上演著諸種故事、明臣的動向與抉擇、崇禎帝自縊的消息由北至南的傳遞情況，更觀察到有關記載體現出人民異常活躍而生動的想像力，這些不經之談、訛傳也參與了這一時期歷史的面貌——固然往往加劇混亂，有時卻也支撐信念，以心理的撫慰以至自欺，幫助生當其時的人們度過艱難的歲月。¹³此外，研究者注意到流傳於東南沿海一帶以三月十九日紀念太陽生日的信仰習俗，實則隱含著當地明遺民對滅亡的明王朝的懷念，諸人通過民俗的形式寄託著他們對鼎革的歷史記憶。¹⁴當中趙世瑜、杜正貞指出崇禎皇帝的死及明朝的滅亡與李自成農民軍有直接的聯繫，但在三月十九日，它卻被利用來對抗代之而立的清朝，農民起義的問題被從歷史的記憶中剔

¹⁰ 清·屈大均撰，王貴忱校點，《翁山佚文》，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冊3，頁432。

¹¹ 清·全祖望，《續耆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682，卷六四，頁695。

¹² 清·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頁40。

¹³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1-26。

¹⁴ 趙世瑜、杜正貞，〈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9），頁10-19。孫江，〈太陽的記憶：關於太陽三月十九日誕辰話語的知識考古〉，《南京大學學報》（哲學·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4），頁43-51。

除出去了，與此相對應的是對自己親歷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傷害的記憶，說明此祭日蘊含著漢人對清朝政權的抗拒態度。

然而，三月十九日詩歌的研究付諸闕如，筆者花了不少時間，蒐集到百多首有關三月十九日的詩作（見附錄），¹⁵並為之編年，屬於第一手文獻。這些作品呈現怎樣的義涵？承載怎樣的士人心態與政治寓意？有待釐清。相關詩作意境悲壯，血淚盈篇，以傷逝為基調，交織了希望與絕望、記憶與遺忘、抗爭與妥協、堅持與迷惘的諸多面向，充滿感染力，具有藝術價值，是重塑甲申國難後清初文人的心靈世界之重要材料。而且，甲申後每年三月十九日的詩歌，是見證世變的有形媒介，紀錄了清初士人的悼念儀式、集體記憶、政治褒貶，具有文化史與社會史的價值，無疑值得研究。

因為有關議題的學術積累不多，牽涉詩作的數量亦不少，故本文先採取綜括之法揭示這些詩作突出的四個面向，勾勒出一個整體面貌，旨在為學界後續的研究提供整體認知與文獻依據。清初三月十九日的詩作，大多出於明亡後不仕清廷的遺民，包括金敞（1618-?）十五首、繆永謀（1623-1702）九首、方文（1612-1669）八首、陳瑚（1613-1675）七首，還有許多寫了一到五首的士人。少部分詩作出自明亡後出仕清朝的貳臣如龔鼎孳（1616-1673），說明前朝記憶不會因為更事二主而貿然切斷，選擇仕清的文人不代表不能寫故國之思，因此其詩作亦會納進討論，作為延伸解讀或對照遺民詩作之補充材料。

¹⁵ 筆者利用「全球漢籍影像開放集成系統」、「愛如生古代典籍資料庫」（包含多個）等資料庫，得以瀏覽明清之際不同詩文別集與詩作選集的原始影像，是以全文所引大部分詩作直接標注所屬刻本、鈔本出處。清初有關崇禎帝的悼念，還包括以甲申、慟哭、悲憤、野哭、聞變、謁陵、祭拜等為題的詩作，筆者將在其他論文處理這些議題。

二、拒絕遺忘：悼念儀式與集體記憶

甲申三月十九日象徵了大明王朝的崩解，每年此日，清初文人不約而同以低調的儀式哀悼前朝，並紀錄成詩。所謂儀式，大至國家盛典，小至一己行為，規模與方式可以相差很大，但都是「模式行為的自願表現，象徵性地影響或參與著人們嚴肅的生活」。¹⁶甲申事變在清初漢人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他們在三月十九日操演著悼念儀式，體現出拒絕遺忘與宣示正統的意識形態。但活在高壓的政權，處於弱勢的漢人哀悼先王舊朝不無政治風險，因此有關記載可窺見他們採用有別於高規格祭典的簡陋儀式。方文〈戊申正月初四恭謁孝陵感懷六百字〉云：「屏息觀禮器，祭品悉從儉」，¹⁷以僅有資源虔敬地恭謁先帝，但無損行為本身的莊嚴性。下文集中探討有關詩作。

漢人常以「獻麥飯」¹⁸的行為來執行哀悼死者的儀式，如龔鼎孳〈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云：「寢園麥飯虛寒食，風雨凋弓泣尚方」。¹⁹康熙元年（1662），李麟（1634-1710）〈壬寅歲三月十九日過廷尉六伯父西園恭隨奠烈皇帝兼出南渡錄相示感賦〉其一云：「欲澆麥飯悲無處，

¹⁶ Eric W. Rothenbuhler,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 27.

¹⁷ 清·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翁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下冊，卷一，頁667-668。

¹⁸ 古人祭祀會將黍稷（泛指五穀）放在祭器，稱為「粢盛」。《漢書·景帝紀》云：「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五，頁151。如經常謁陵的顧炎武特意在詩中提到此一傳統，其〈恭謁天壽山十三陵〉云：「天禍降宗國，滅我聖哲王。渴葬池水南，靈宮迫妃嬪。上無寶城制，周市唯甌墻。下有中涓墳，陪葬義所當。殿上立三主，並列田孃孃。問此何代禮，哽咽不可詳。麥飯提一簞，棗榛提一筐。村酒與山蔬，一一自攜將。下階拜稽首，出涕雙浪浪。」見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三，頁482。

¹⁹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清康熙十五年〔1676〕吳興祚刻本），卷一六，頁18b。

拜手空階共黯然」，²⁰意欲向寢陵獻上麥飯。康熙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99-1700），潘江（1619-約1703）〈三月十九日傷甲申煤山之變〉云：「寒食清明將及期，紙錢麥飯塚纍纍」，²¹拒絕遺忘的文人親臨或想像明朝陵墓這觸發千頭萬緒的傷心之地，以簡樸祭品向逝者致上崇高敬意，從而阻止歷史記憶的斷裂，賦予先帝不朽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龔鼎孳於甲申年迎降清廷，他寫於順治二年乙酉（1645）的詩作，不無懺悔的意味，該詩尾聯曰：「愁絕茂陵春草碧，罪臣賦已罷長楊」，墳前碧草之罪臣，指的是自己嗎？是否自我形象的經營？²²

不是每個人都可親臨天壽山的陵墓，惟於詩作流露出陵前「獻麥飯」的有關想像。順治十一年（1654），葛芝（1615-?）〈甲午三月十九日木陳和上作佛事於安禪庵賦此〉其二云：「亂墳猶有紙錢繞，禁寢誰將麥飯過」，²³眼見亂墳尚有焚燒紙錢的痕跡，不禁猜想他人祭奠先帝之麥飯能否直達寢陵？康熙二十六年（1687），金敞〈暮春詩丁卯〉其八云：「眼看江村掃墓忙，傷心北望暮雲長。春風麥飯憑誰薦，留得扶筇淚數行。」²⁴乃憂心是否有漢人為先王獻祭，以慰上天之靈，若無人親加弔祭，則崇禎帝的慘死事件更蒙上一層濃厚的孤獨氣息。

當中亦有「招魂」儀式。趙士春（1598-1675）〈乙酉三月十九日百官望祭先帝后於太平門外二首〉其一云：「燕臺龍逝事冥冥，鍾阜門開草又青。祇借藉茅迎望帝，聊從掃地祀昭靈。顧成無廟登歌舞，謚冊何

²⁰ 清·李麟，《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卷八，頁8b。

²¹ 清·潘江，《木厓續集》（清康熙刻本），卷末四，頁16b。

²² 嚴志雄對錢謙益的研究有助理解同是叛臣的龔鼎孳，「我一直認為，牧齋的某些詩篇透露著強烈的『用世』之心，是『行動』的一種獨特方式（poetry as a way of action），牧齋藉之抒表其對政治事件的評騭，企圖影響輿論、公論、史論，也是他形塑自我、意欲形象（self-image, intended image）的重要手段」，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2），頁17。

²³ 清·葛芝，《臥龍山人集》（清康熙九年〔1670〕自刻本），卷五，頁10b。

²⁴ 清·金敞，《金閨齋先生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卷七，頁31b。

人據典型。舊日班行誰報主，似聞哀怨起風霆。」²⁵順治二年乙酉，南明朝百官退守南方，只能在南京太平門遙祭崇禎帝。「祇借藉茅迎望帝，聊從掃地祀昭靈」，所祭所掃之地非帝王埋葬之地，失卻經由物質空間靠近死者的現場感，惟有藉著招魂儀式製造一個象徵死者受到召喚的虛擬空間，以寄託生者的情思。漢人這些折衷方式的招魂、遙拜，跨越空間上的阻隔，在有限的條件下履行哀悼儀式，說明有關祭奠不為距離與場地所囿，只要記憶中的靈魂鮮活，就能不滅，就能不朽，就能在三月十九日此一充滿象徵意義的媒介誘發下呼喚先帝，記憶形態的紀念有時比起物質形態的墓碑更具號召力量。²⁶

相關詩作常出現「登高遙祭」的儀式。方思（1616-1665）〈三月十九日〉云：「去年三月十九日，鶴問湖中夜扣舷。今年三月十九日，龍穴山頭晝汲泉。」²⁷連續兩年的三月十九日，他都有意識地遠離繁囂，登山臨水傷時悼亂，恢宏與靜謐的大自然凝結了深沉的家國悲痛。

順治二年（1645），方文〈三月十九日作·時在京口與邢昉史口潘陸錢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云：「……小臣本微細，憤懣結中腸。陟彼西山顛，涕泗瞻北荒。奄忽歲已周，哀情若新喪。寄言百君子，舊恩安可忘。茲辰易文繡，縞冠白衣裳。北向一稽首，臣庶義所當。曷忍處華屋，對酒鳴笙簧。」²⁸儘管世換時移，詩人換上「縞冠白衣裳」，堅持於三月十九日登北固山操演悼念儀式，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當中

²⁵ 清·趙士春，《保閒堂集》（清光緒九年〔1883〕常熟趙氏木活字印本），卷五，頁3b。

²⁶ 誠如德·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說：「用紀念碑來彰顯榮譽這種想法，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對它物質上的象徵性的形式表示懷疑，因為它固定在某一地方，早晚會耗盡號召性的力量。因此聲望最高的形式不該在功德祠裡和紀念碑上去找尋，而是被裝進身體和靈魂的記憶裡，這些記憶『以精神的，而不是物質的形式』住在每一個人的身體裡。」見德·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40。

²⁷ 清·潘江輯，《龍眠風雅》（清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經齋刻本），卷四一，頁19a。

²⁸ 清·方文，《蠡山集》（清康熙刻本），卷一，頁17a。

的「寄言百君子，舊恩安可忘」、「北向一稽首，臣庶義所當」，主張先帝肉身雖逝仍需向其魂魄致哀，屬於傳統君臣倫理不可推卸的責任。方文〈癸卯三月十九日潤州客舍同潘江如小飲述懷四十韻〉云：「……三月十九日，先皇之忌辰。同登北顧山，仰首號蒼旻。野老或見憐，朝士反見嗔。」²⁹康熙二年癸卯（1663），距離甲申事變十九年，清朝已鞏固了對漢人的統治，但詩人不忘先王忌日，登高祭拜，一任時人鄙夷。可見漢文士於三月十九日的祭祀不受時間、空間所限，以各自認為合適甚至是簡樸的哀悼儀式，藉此對前朝帝王表達敬意與忠誠，為此日注入特殊的紀念意義。

尤堪注意者，當為數不少的漢人重複於此日以祭奠的行動哀悼先王，而且對某一事件的歷史記憶、價值觀大體相同，並以文字紀錄下來，就會共同構成「此一群體」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³⁰從以下詩作可知，部分清初漢人自發地在三月十九日以身體行為操演悼念儀式，乃至年年如是，具有一定的規範性、週期性，為此創作出「拒絕遺忘」的象徵意義，凝聚了有關甲申之變與崇禎之死的集體記憶。

順治四年（1647），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年年今日強登高，獨立南峯北嚮號」，³¹登高朝北吶喊以宣洩內心悲痛，一個「獨」字，彷彿一身承擔著傳承歷史記憶之使命。順治五年（1648），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鼎湖龍去再生天，荊棘銅駝已四年」，³²先王逝世四年，但王朝之江山尚未收復，續云：「縱使海枯還石爛，不教此恨化寒烟」，儘管海枯石爛亦不會遺忘亡國之恨，是詩人堅定不移的宣言。順治十四年至十五年（1657-1658），方文〈三月十九日〉云：「年年此日淚沾纓，況是今年寓北平」、「猶有野夫肝膽在，空山相對暗吞

²⁹ 清·方文，《蠡山續集》（清康熙刻本），卷一，頁5a。

³⁰ 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在與成員交往的過程中，會形成其對過去的特殊認知，這種認知會構成該群體成員之間的凝聚力，詳參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³¹ 清·方文，《蠡山集》，卷七，頁4a。

³² 同上註，卷七，頁9b。

聲」，³³憑弔先王只能吞聲掩泣，自我壓抑的情態宛然在目。康熙八年（1669），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³⁴明遺民不忘前朝深恩，年年此日以慟哭抒發對故國的深切眷念。方文不斷書寫三月十九日，亦感染了時人，方幟（1615-1687）〈三月十九日偶作〉云：「吾家高尚龔山老，此日年年一作詩。憔悴首陽愁夕靄，蕭條寒食感春颺。嵩呼薊野猶如夢，弓墮煤山孰愍遺。獨蕪瓣香更野服，不堪啼血杜鵑枝。」³⁵稱道方文持續哀悼先帝的忠義行為，如同首陽二老為世人樹立高尚的道德典範。

順治十一年，葛芝〈甲午三月十九日木陳和上作佛事於安禪庵賦此〉其一云：「誰說鶯花三月天，每逢此日却潸然」，³⁶三月鶯啼花開，難以沖淡詩人的傷悼意識，不禁潸然淚下。黃晉良（1615-1689）〈三月十九日寒食獨坐較理文集見書吳霞舟李仲達兩先生後先殉節本末是予在毘陵時所作有感成詩〉云：「……紙燬墨乾更十載，鷓鴣啼斷杜鵑飛。唯有年年歲歲當此日，柳條拂地敷天泣」，³⁷既悼崇禎帝之溘然長逝，也悼國難之日慷慨就義者，所謂「全家含笑赴煙火，今日遠憶題此詞」，烈士與先王英勇赴死之事蹟銘刻其心，此日牽愁惹恨之柳條拂地，縷縷柳絲與寸寸眼淚融而為一。

順治十七年（1660），陳瑚〈三月十九日次省公伊人韻二首〉其一云：「萬里烽烟萬里塵，年年此日淚沾巾」，其二云：「忽過十年如一日，每逢三月不知春」。³⁸距離甲申事變已經十多年，每歲三月春光再好，詩人憶起帝國的土崩瓦解，也無心賞識，乃至淚滿衣襟。陳瑚〈三月十九日〉云：「龍去橋山嘆落暉，年年此日淚沾衣」，³⁹這些詩作常

³³ 清·方文，《龔山續集》，頁 28a。

³⁴ 同上註，卷四，頁 37b。

³⁵ 陳詩編，《皖雅初集》（上海：上海美藝圖書公司，1929），卷五，頁 18b。

³⁶ 清·葛芝，《臥龍山人集》，卷五，頁 10a。

³⁷ 清·黃晉良，《和敬堂全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卷九，頁 8a。

³⁸ 清·陳瑚，《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四下，頁 7a。

³⁹ 同上註，卷九，頁 2b。

提到「鼎湖」、「龍去」、「龍髯」、「烏號」的詞彙，實源於黃帝騎龍升天的故事，⁴⁰詩人借此典實流露對先帝離逝的悲愴。因此，有關詩作常湧現「淚」、「哭」、「泣」等字眼，如萬泰（1598-1657）〈三月十九日〉提及的：「三月今當十九日，普天聲淚憤盈時」、「年年此日淚潛然，今日今年更可憐」，⁴¹不訴諸哭泣實難表達對帝王殉國的哀痛。

順治十七年，閻爾梅（1603-1679）〈漢中三月十九日有感〉（此日先帝忌辰）（其三）云：「湖海逃名萬里天，風波起自甲申年。傷心何歲無三月，十九清晨獨可憐。」⁴²自從甲申劫難後，何歲無三月？何歲不傷心？詩人十七年來每逢先帝忌辰都難掩傷痛。

康熙元年，李麟〈壬寅歲三月十九日過廷尉六伯父西園恭隨奠烈皇帝兼出南渡錄相感賦〉其一云：「芍藥花開春暮天，林居悽絕歲時遷。圖書消日三千卷，伏臘驚心十八年。紫塞黃塵口故國，白楊青隧冷新煙。欲澆麥飯悲無處，拜手空階共黯然。」⁴³國變十八年後，詩人隨李清（映碧）奠先王，手接所著《南渡錄》，⁴⁴深感明朝命運如塵沙晦日，欲以麥飯拜祭先王，卻無具體之地可供弔唁，寫盡前朝遺老欲哭無淚之黯然。

康熙二十六年，金敞〈暮春詩丁卯〉其五云：「艱回未足了生平，蕭颯江干老杜蘅。空使林鶯啼得慣，年年作我斷腸聲。」⁴⁵鶯啼之音本應悅耳，作者聽之如聞哀愁之音，蓋心聲之反映也。此詩其九云：「重

⁴⁰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二八，頁1394。

⁴¹ 清·萬泰，《續騷堂集》（民國間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本），卷一，頁60b-61a。

⁴² 清·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韋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369。

⁴³ 清·李麟，《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卷八，頁8b。

⁴⁴ 李清任職南明弘光朝大理寺左丞輯錄詔諭章奏及朝臣言行，採用綱目日記體逐日記載弘光一朝大事，起自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福王朱由崧至南京監國，迄於弘光元年（1645）五月朱由崧被俘。

⁴⁵ 清·金敞，《金閣齋先生集》，卷七，頁31a。

修禊事集羣賢，索寞愁人黯不前。（向有招禊者以不赴見喟。）見說風流王與謝，當年江左尚依然。」⁴⁶可見三月十九日有凝聚群體的社會功能，不乏遺民以古老風俗「修禊事」為由，聚集共悼先王，追憶前朝風流。彼此擁有共同的情感體認與創傷經歷，藉著同聲相應以撫慰同道中心靈，並於年年此日的紀念活動召喚王朝的歷史記憶。不過從詩中可知，隨著清朝定鼎，有人堅持悼念，有人退出活動，背後所代表的記憶與遺忘之張力日漸鬆動。

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敞〈春暮庚午〉其二云：「羣知遂志昔諸賢，悲憤寧將一死捐。誰識餘生尤不易，細嘗沉痛復年年。」⁴⁷劫後倖存，詩人感慨未能把握時機為明殉難，遂以詩歌建構出苦痛悔恨的形象，告訴世人苟且偷生亦不是滋味，需要為突發的國難承受無盡的憂思。

冷士帽（1627-1711）〈三月十九日歲再逢甲申感而有作〉云：「燕子飛來柳絮天，人間芳草又依然。海棠花落東風裏，此事傷心六十年。」⁴⁸六十年後又逢甲申，即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南明朝覆滅，清朝邁向盛世，四海晏然，仍有明朝遺老抵抗著時間對記憶的侵蝕，拒絕遺忘六十年前的悲壯歷史，在傷春之中滲透了傷悼之哀情。諸人揮之不去如夢魘的內心折磨，正如潘江〈三月十九日傷甲申煤山之變〉所言：「寒食清明將及期，紙錢麥飯塚纍纍。君亡國破從來有，此恨年年無盡時。」⁴⁹憶及煤山之下崇禎之死，又想到寒食清明將至，疊加死亡的悲苦，明確表明國變之恨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逝。

上述詩作揭示部分清初漢人尤其是文人階層在政權轉移之後，在情感與意識上自覺需要效忠明朝與眷懷先帝，體現出傳統君臣倫理規範下的道德責任。他們在「年年此日」的祭日以簡樸儀式如慟哭、獻飯、招魂、掃墓、遙祭以悼念先帝，詩歌成為紀錄此一行動的有形媒介，凝聚

⁴⁶ 同上註，卷七，頁 31b。

⁴⁷ 同上註，卷七，頁 32b。

⁴⁸ 清·冷士帽，《江冷閣詩集》（清康熙刻本），卷一二，頁 27a。

⁴⁹ 清·潘江，《木厓續集》，卷末四，頁 16b。

了此一群體的集體記憶與情感共鳴。當中的悼念儀式，或是一人操演，或是群體操作；或是親臨帝陵，或是登高遙祭，具有一定的週期性與靈活性。這種加深身分認同的行為讓遺民意識得以落實，除了提供自我宣洩或同道慰藉的渠道，更是一種政治取態：有生之年拒絕遺忘三月十九日崇禎之死與家國之變這段慘痛歷史。

甲申之後，許多明遺民被清政權強行剝奪了政治權力與國族身分，他們由以往處於帝國的核心位置被挪移到邊緣位置乃至於逃亡處境，儼然一棄民，強烈的疏離感、不適感、割裂感、挫折感於焉而生。⁵⁰出於緩解不安與捍衛尊嚴的心理需求，他們不約而同佔用三月十九日此一公共事件的話語權，輔以容易落實的儀式行為（祭拜、招魂、哭泣、賦詩）為年年此日塑造一個共同議題，令此一議題具有宣示明朝正統的政治意義。在這議題之下專屬他們（敗方）的悼亡場域之中，諸人反覆直面君亡與國難，傷逝與憤懣串聯交織，追憶與期盼迭相遞轉，瀰漫著悼亂情緒與死亡氣氛。諸人不斷書寫象徵前朝記憶的帝王忌日，國族認同與遺民意識得到鞏固與強化，並將之以記憶形態的方式藉著文字傳播與延續下去，即便不能重奪昔日的權力與疆界，但至少在心理層面獲得圍繞漢人正統觀念所衍生的效忠故國、持守氣節之民族優越感、歸屬感，以異於時俗。這種非物質的精神慰藉一定程度彌補了他們現實的政治挫敗，幫助諸人傲然挺立於天地之間，誠如全祖望於〈張尚書集序〉對遺臣故吏之稱頌：「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蠲灘鼈背為金湯，以鮫人蜃戶為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線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為時

⁵⁰ 明遺民遭受到的國變衝擊類於西方學者所述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Jeffrey C. Alexander 說：「文化創傷發生在這種情境下：集體的成員們感覺到，他們經受了令人驚駭的事件，這件事在他們的集體意識中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記。這件事永遠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中，以根本的，不可挽回的方式改變了他們未來的身分。」見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

地之所不能囿耶？」⁵¹從這個視角來說，悼念儀式所濃縮一代遺民的集體記憶無疑具有撫慰創傷的作用。

三、崇禎形象之再現與評價

謝正光〈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曰：「除了那些感慨故國之詩人群，尚有為數不少對國族朝代興亡與政治制度演變關心的史家，在理性的一面，他們對明亡的事實與崇禎帝又有不同的評價。我們概稱他們為『遺民史家』。在他們私修的明史著作中，這些遺民史家卻把他們的『先帝』『鞭屍』得體無完膚。」⁵²張德信〈崇禎帝略論〉亦說：「在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著述中，對崇禎帝的評價，儘管有稱讚和同情，但更多的是指責和斥罵。」⁵³此外，鄭永昌〈試論明清之際官方史料對崇禎帝評價的轉變問題〉對於謝正光「這些遺民史家卻把他們的『先帝』『鞭屍』得體無完膚」之判斷有所保留，指出「野史對崇禎帝缺失大加撻伐的雖大有人在，但為之迴護者亦屬不少。」⁵⁴雖然如此，鄭永昌大抵認為「崇禎帝卻得到新興王朝的迴護，反被明朝遺民史家所攻擊，這無疑是史學史上僅有的例子」。整體而言，學界普遍認為明遺民史家傾向將崇禎帝書寫成負面的形象，追溯文獻，張岱《石匱書後集》的話語具有代表性：「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揆

⁵¹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二五，頁1210。

⁵² 謝正光，〈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頁182。

⁵³ 張德信，〈崇禎帝略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1990），頁22。

⁵⁴ 鄭永昌，〈試論明清之際官方史料對崇禎帝評價的轉變問題〉，《史耘》第3、4期（1998.9），頁59。

厥所由，祇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⁵⁵認為崇禎帝生性多疑，脾性暴烈，改革躁進，需要為國難負上責任，其隕身煤山某程度上也是惡果自食。

耐人尋味的是，文人在「史」與「詩」對於崇禎帝之評價不無差異，尤其在三月十九日相關的詩作，崇禎帝之「重現」非但擺脫了負面的形象，還得到許多詩人的同情與褒揚。

（一）聖君形象

順治元年（1644），邵潛〈紀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其一云：「傳聞賊騎陷燕疆，逆豎迎門變異常。九廟英靈魂震蕩，一時聖主思徬徨。」⁵⁶以「聖主」描述崇禎帝，肯定之情溢於言表，可惜國破君亡，崇禎帝一瞬間成為「九廟英靈」之一員。

丘天民（?-?）〈驚聞三月十九日事〉云：「哭臨三日一書生，錦繡千官自送迎。劔舄橋山天上慘，波濤湘水地中聽。共驩傾破神堯座，蠓蚘能傳聖禹名。三百年來誰誦讀，須留地軸與天經。」⁵⁷頸聯之堯與禹代指崇禎，指出江山雖然破碎，但聖禹之名因蠓蚘而得以流傳。此詩櫟括《淮南子》典故，⁵⁸強化崇禎帝受命於天與臨危不亂的正面形象。

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其一云：「故宮城闕繡芙蓉，萬里傷心春色濃。三月繁花猶在眼，五更長樂不聞鐘。亦知丹水非忘戰，豈是驪

⁵⁵ 清·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一，頁41-42。

⁵⁶ 清·汪之珩編，《東臯詩存》，卷四二，頁24b。

⁵⁷ 清·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十，頁2b。

⁵⁸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蠓蚘，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見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七，頁233。

山誤舉烽。欲問重華天路隔，蒼梧雲斷九疑峯。」⁵⁹「亦知丹水非忘戰」，指長平之戰，這場戰役秦將白起（？—前257）詐降，最後用計坑殺趙兵數十萬人，血染紅了江水，後來該地被稱為「丹水」，詩句暗指遭逢詭譎多變的戰事，亡國實非崇禎帝之罪。尾聯化用《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⁶⁰作者以舜帝之死引出崇禎之死，不無聖君並置的意味。〈三月十九日書感〉其四云：「傳聞弓劍出西山，父老依然識聖顏。無復侍臣歸闕下，空留遺詔在人間。雲深雉尾何由見，天遠龍髯不可攀。舊國宗周虛望幸，百年猶自鎖重關。」⁶¹此詩多處化用皇帝騎龍升天的典故，提到的「聖顏」、「宗周」，拔高崇禎帝的意圖不言而喻。

不妨細看王崇簡（1602-1678）〈三月十九日哭先皇帝〉之組詩：

昨歲今朝事，龍髯莫可攀。摧心望北闕，號泣在西山。禹德歌同儉，堯天值偶艱。憂勤逢厄數，千古恨難刪。（其一）

君德非云失，天心不可知。起居史有頌，喜怒聖無私。民隱勞宸慮，時艱動睿思。金甌全未缺，何事喪潢池。（其二）

臣世居都下，皇仁荷被繁。褒封三代澤，甲第兩朝恩。宵旰無深拱，焦勞有至尊。從來失國者，豈可並為論。（其三）⁶²

從詩卷標示的作年，可知此詩作於順治二年乙酉。三首詩對崇禎帝之稱譽可謂甚矣。其一，「禹德歌同儉，堯天值偶艱」，作者將崇禎帝比擬夏禹、唐堯兩位聖君，說明其儉德如禹，其艱難似堯。另一方面，談遷（1594-1658）《國權》云：「〔崇禎帝〕誅求不已，賑貸罕聞。又所以籌邊餌寇者，兵日鄉勇，餉日搜刮。勸助巨室，腴削生民，怨盈于

⁵⁹ 清·李稻塍、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寸碧山堂刻本），卷一二，頁13a。

⁶⁰ 漢·司馬遷撰，《史記·五帝本紀》，卷一，頁44。

⁶¹ 清·李稻塍、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卷一二，頁13b。

⁶² 清·王崇簡，《青箱堂詩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燕重刻本），卷四，頁16b-17a。

下。」⁶³乃斥責其橫徵暴斂的惡行。《明史》亦云：「復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⁶⁴為了鎮壓民變與外患，崇禎帝不斷加徵稅項，百姓苦不堪言，變相催使他們造反。但在此詩，崇禎帝搖身一變堯禹般的聖君，同一人物在史書與詩歌的再現能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其二，作者為崇禎帝的敗亡辯護，稱頌君王「喜怒聖無私」，他憂慮國事，夙夜匪懈，故云「君德非云失」。此一辯護蘊含了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史觀，指出崇禎帝後天付出終難克服先天困境，淪為亡國之君實情有可原，不能因為敗亡而抹煞其辛勤的付出，下筆寬容。另一方面，邵廷采（1648-1711）《東南紀事》云：「〔崇禎帝〕剛而自賢，莫肯慮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為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⁶⁵剛愎自用、不納諫言的暴君形象時於史書浮現，與詩人筆下之敦厚公正的聖君形象判若兩人。

其三，詩人自述不忘聖恩眷顧，強調不能將崇禎帝與其他亡國之君相提並論，以免貶低其德行仁政。考慮到清初史學家對於崇禎帝有不少訾議，這種護短背後所代表的是詩人絕對尊敬先帝之靈的價值觀。雖然如此，王崇簡於順治三年（1646）出仕清朝，⁶⁶甚麼原因讓他變成投靠新朝的貳臣？值得深究。

⁶³ 清·談遷著，張宗詳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百，頁 6058。

⁶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五二，頁 6515。

⁶⁵ 清·邵廷采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東南紀事》（上海：上海書店，1982），卷三，頁 202。

⁶⁶ 《清史稿》：「王熙，字子雍，順天宛平人。父崇簡，明崇禎十六年進士，順治三年，以順天學政曹溶薦，補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二五〇，頁 9693。

康熙九年至十年（1670-1671），楊炤（1616-1692）〈三月十九日〉云：「身是崇禎士，生從萬曆年。衣冠叨聖代，毛髮長堯天。故國能無念，今朝倍愴然。忍含臯羽淚，逐客醉花前。（是日丁茂侯邀賞牡丹，余謝不赴。）」⁶⁷作者憶述從萬曆到崇禎朝在聖君之治理下成長，縉紳衣冠皆是聖代所賜，將生命所得全歸功於明朝；而今故土淪陷，想起為前朝痛哭的謝臯羽（1249-1295），並在此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謝絕遊玩，不赴牡丹勝境以示哀痛。

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692-1693），潘江〈三月十九日義燦之山莊遇雨念之〉云：「遇雨亦常事，憐兒襖被濡。無如雀鼠壯，不畏鶉鳩呼。把蓋風難敵，逢簾酒或沽。老夫有遺恨，萬古泣蒼梧。（謂甲申三月十九事。）」⁶⁸尾聯借舜帝之駕崩指向崇禎帝之遇難，將一己之悲擴充為萬古之悲。

以上詩作出現了「聖主」、「聖代」、「聖顏」、「三代」、「皇仁」、「君德」的美好詞彙，事實上，對帝國的追憶不時浮現在士人的書寫，詩作開闢了流金溢彩般的隧道跨越明清鼎革而通向大明盛世。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其七云：「猶憶天潢世澤遙，千年龍種及今朝。朱門帝子元隆準，金屋佳人總細腰。花萼樓前長侍宴，鳳凰臺上幾吹簫。」⁶⁹文士將明王朝無形的記憶與想像，轉化成有形的文字，在詩作的賦義過程中，消逝的王朝帝都、聖君龍顏、舞榭歌樓活現在字裡行間，在朝代斷裂的事實之外捕捉「先皇臨御」、「承明多士」、「北里歌鐘」、「西臺旄節」、「青宮碧樹」、「鳳閣龍樓」、「橋山鹵簿」、「霓旌縹緲」、「寢園歌舞」⁷⁰共時並置之錯覺，為殘山剩水縫合充滿詩性語言的故國拼圖。逝去的事物以鮮活意象的形式再現，一瞬間取消了過往史事帶來的傷感，書寫的本身可彌補國變後的精神缺憾，具有宣洩、治

⁶⁷ 清·楊炤，《懷古堂詩選》（清康熙懷古堂刻本），卷三，頁7b。

⁶⁸ 清·潘江，《木厓續集》，卷二一，頁12a-12b。

⁶⁹ 清·李稻塍、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卷一二，頁14a。

⁷⁰ 這些詞彙截取自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的組詩。

癒、慰藉情緒的功能，為遭遇創傷的作者提供存活下去的動力。⁷¹畢竟美好的想像過後，仍需面對今昔之變，如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其七所云：「銅駝紫陌繁華地，回首春風已寂寥」，假如連回憶都是醜陋不堪的，實難以在餘下日子持續眷懷前朝。

該如何理解詩歌與史書再現崇禎帝形象之差異？有許多因素左右箇中的價值判斷。首先，曾領受明朝恩澤之故臣或遺民出於感恩荷德的心理，一般傾向在詩作歌頌崇禎帝的政績德行，宣示自己對前朝榮寵念茲在茲，不會忘恩負義。⁷²其次，同一人物在詩歌與史書有不同的評價其實是不同文體的特質使然。文人在書寫「史書」時，希望藉著紀錄史事與褒貶人物，歸納出客觀的道德準則，從而發揮鑑戒作用與教育功能，所調動的多是「理性」的思維；但文人在創作「詩歌」時，意象的選擇與組合大多受「感性」思維支配，⁷³容易喚醒美好的前朝記憶，尤其處理三月十九日牽涉到「祭吊」模式中「死者為大」的主題，倫常的忠義力量壓倒理性的批判力量，一般採取揚善隱惡甚至誇大其辭的寫作策略，以示對先王的尊重與故朝的眷戀。這些評價上的差異不失為一個側面揭示出歷史記憶之再現是被建構出來的，⁷⁴不同人的敘述目的、敘述立場乃至文體選擇⁷⁵都容易導致截然不同的史觀，是以不同文獻對某一歷史人物的評價時而寬容時而嚴厲，難以整齊劃一。

⁷¹ 回憶的價值不在於其能為我們提供可靠的資訊，而在於它能讓我們繼續存活下去。詳參 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UK;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p. 24.

⁷² 例如可與明臣對照的談遷，在明亡前只是明朝諸生，並未進入核心的官僚體系，故在史書能相對理性評價崇禎帝之得失。

⁷³ 李惠儀的觀點有啟發性：「一般來說，吳偉業還是把皇族描寫成受害者，並哀悼他們的悲慘命運如何幾乎被遺忘。這裡吳偉業關心的並非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他更希望能悼念這些最能象徵明朝覆亡的代表，為他們從繁華到幻滅的一生留下記錄。」見李惠儀著，許明德譯，〈吳偉業詩中的歷史與記憶〉，收入葉曄、顏子楠編，《西海遺珠：歐美明清詩文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頁 493。

⁷⁴ 有關討論可參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⁷⁵ 崇禎帝在戲曲中的歷史再現折射出不同的政治意涵，華瑋論清代書寫崇禎

帝國大抵沒諸人想像中的美好，作為重構的歷史記憶(reconstructive memory)，明遺民所記住的事件不會是晚明歷史的準確再現，他們在記憶之海截取畫面的過程不無渲染、重塑、想像甚至虛構，使之符合回憶者當下的身分認同、心理訴求。在詩作的回憶世界，帝王過去是甚麼模樣？自己曾在帝國扮演甚麼角色？這些角色有甚麼責任？現在的我是否符合過去對自己的期許？各人的際遇與性情都會塑造不同的記憶組成部分，充滿偶然因素，試圖為自己的言行提供合理解釋，包括：我為甚麼要眷戀明王朝？我為甚麼要悼念崇禎帝？我為甚麼要成為明遺民？而記憶的載體更是以感染力見稱的詩歌，這些詩性語言不是激發對過去事件的客觀描述，而是取捨與重構後的藝術成品，當中再現的歷史是碎片化、修辭化，以及為過去與現在提供合理化的闡釋。可見文本再現(textual representations)的「敘述事實」(narrative truth)，不一定等同「歷史事實」(historical truth)，甚至何謂「歷史真實」也有許多爭議。而詩歌作為文人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載體，其中蘊含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取向無可避免染上主觀色彩，未必能於歷史檔案一一驗證，卻是深入文人內心世界之秘道密室。

(二) 功過得失

有關崇禎帝的褒貶不一，不過他有一點為人稱道而較少爭議的，就是勤於政事。清初鄒漪(?-?)曰：「先皇帝以聖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仲壬之廢嫡、厲王之內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蕩、徽宗之晏佚，舉無一端，謂宜治平立臻；而逆寇犯闕，身殉社稷，烈於七君。言天言人，都不可信！」⁷⁶唐甄(1630-1704)亦云：「優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游之樂，終於身死社稷。故老言之，

之死的諸種戲曲，察覺出內廷、官僚、文人對於史事與民間歷史記憶，背後不同的編排、操控與利用的痕跡。詳參華瑋，〈誰是主角？誰在觀看？——論清代戲曲中的崇禎之死〉，《戲劇研究》第11期(2013.1)，頁23-60。

⁷⁶ 清·鄒漪，《明季遺聞·自序》，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5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3。

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⁷⁷相比起歷朝亡國之君之昏庸腐敗、荒淫無道，崇禎帝之憂勤惕勵、殫心治國獲得不少士人的肯定，此一面向呈現在其悼念詩作。

順治元年，萬壽祺〈甲申〉其二曰：「御極於今十七年，勵精圖治邁前賢。臣工鈎黨爭持祿，中外營私競養奸。遂使弄兵皆赤子，幾番舉火達甘泉。長安一夜陰風慘，萬壽臺前血未乾。」⁷⁸崇禎帝是否能夠「邁前賢」，有很大的爭議，作者之判斷乃建基於先帝「勵精圖治」的辛勤，認為奸臣貽誤國家才是先王喪命之主因。

順治二年，李麟〈乙酉歲三月十九日〉云：「春光欲暮春風顛，此日逢春倍黯然。隴麥青翻寒食雨，山鵲血灑落花烟。旌旂想像陰雲度，宮闕荒涼夕燧傳。回憶文華垂拱地，袞衣宵旰亦多年。」⁷⁹文華殿始建於明初，位於外朝協和門以東，與武英殿東西遙對，詩人想像崇禎帝執政時宵衣旰食、竭力為朝野服務之情狀。

毛瑩（1594-1670後）〈書甲申三月十九日事〉云：

彼蒼降禍良亦酷，國脈如絲斷難續。十七年來宵旰身，孤撐不敵諸庸碌。遂令冠虎滿寰區，恣意侵漁遍流毒。勝廣潛與草澤中，近連楚豫遠隴蜀。一朝火及御樓前，奔雷掣電光相屬。六宮塗炭九廟傾，真人枉說膺圖錄。土崩瓦解兼有之，癰疽內潰期轉促。所幸國亡君與亡，不蒙懷愍青衣辱。寸心上可對先皇，良史義當存實錄。譬如奕者滿盤輸，臨終一着收全局。炎鼎已知灰不然，南寇空效秦庭哭。⁸⁰

詩作紀錄了甲申事變的歷史細節，描述大明王朝崩塌的原因與過程。「十七年來宵旰身，孤撐不敵諸庸碌」，大抵沿襲崇禎帝自縊煤山的遺言：「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除了表揚崇禎帝夙夜匪懈

⁷⁷ 清·唐甄著，黃敦兵校釋，《潛書校釋·任相》（長沙：岳麓書社，2011），下篇，頁164。

⁷⁸ 清·萬壽祺著，余平整理，《萬壽祺集·隰西草堂詩集》，卷三，頁80。

⁷⁹ 清·李麟，《虬峰文集》，卷八，頁1b。

⁸⁰ 清·毛瑩，《晚宜樓集》（清鈔本），不分卷，無頁碼。

的治國精神，亦同情其孤立無援的政治困境，斷定庸碌諸臣是國家土崩瓦解的罪魁禍首。詩作結尾不忘稱許崇禎帝敢於赴死的抉擇，令帝王之身與宮廷之女免受更多屈辱，捍衛了最後的尊嚴。作者刻意提醒史學家在陳述有關史事當記下此一功德，擬以詩作的感染力量去干預史學的褒貶內容。

此外，也有相對持平的詩作描述崇禎帝，張符驤（1663-1727）在甲申六十年後回顧此事，其〈後甲申〉云：

六十年前大興革，可憐今夕夫何夕。（三月十九日）關中寇騎忒縱橫，英君束手茫無策。坐令銅駝沒荊棘，萬歲山頭甘就縊。（叶）天心豈易亡人國，亡國莫云無帝力。中材守府亦非難，當陽數已居十七。邊多驕帥朝多朋，至尊一個成孤立。征斂重重尚不休，盡將赤子驅為賊。到頭不分喪金甌，九京夢夢愁魂魄。太平誰致亂者誰，（成句）當時枉自求辛螫。萬曆宇內已如蠱，繼以鳩毒又魏客。中原糜爛邊事興，一十七年真盱食。督責徒足覆秦宗，下詔罪己曾何及。可知無術救垂亡，空以一身殉社稷。柳木容身翼善冠，故妃墮畔聊安厝。遼陽義旅捲地來，畫角一聲無賊跡。一姓從來不再興，蓋臣幾處煩經畫。聖祖有日上荒陵，御容慘沮淚交臆。老臣危素不冝慟，天怒予箠仍予謫。（陳之□）淮南布衣願亦足，卜年誰意垂三百。祖宗辛苦得江東，子孫容易失冀北。鼎湖龍去已多秋，豈有扳髯念疇昔。眼中無復宋遺民，一盂麥飯應難得。⁸¹

此詩悲憫之情與史識之筆兼具，客觀地揭示明朝敗亡之原因，其一是「邊多驕帥朝多朋」，地方力量坐大，朝政朋黨亂政，埋下亡國禍根。其二是「征斂重重尚不休」，批評朝廷對百姓徵收的賦稅不斷增加，釀成難以遏制的民變。其三是「萬曆宇內已如蠱，繼以鳩毒又魏客」，指出國家自萬曆朝已積弱不振，以魏忠賢（1568-1627）為首之閹黨同室操戈，

⁸¹ 清·張符驤，《自長吟》（清刻本），卷三，頁3a-4a。

嚴重損耗國家元氣。所有這些不利因素，都為崇禎帝的治國增添重重障礙。詩中描述他十七歲登基之際，已危機四伏，十七年旰食，仍「無術救垂亡」，將部分亡國之責轉移到文臣武將與前任君王身上，字裡行間不無為崇禎皇帝開脫的意圖。但作者提到「征斂重重尚不休」，亦承認崇禎帝失之斂財，未能憐恤百姓之苦，非全然為之護短，論斷相對公允。「遼陽義旅捲地來，畫角一聲無賊跡」，當指涉遼東總兵吳三桂（1612-1678）聯合清兵平定李自成叛軍之事，可惜自此「一姓從來不再興」，江山易主遂成定局。「淮南布衣願亦足，卜年誰意垂三百。祖宗辛苦得江東，子孫容易失冀北。」指朱元璋（1328-1398）雖是淮南地區鍾離縣的布衣百姓，卻建立了明朝將近三百年的基業，惜子孫斷送大好江山，這裡當蘊含對崇禎帝守業不果的微言。

四、修辭策略與精英記憶

明清鼎革，文網漸嚴，文人在書寫前朝事跡不無忌諱。⁸²康熙四年（1665），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年年此日有詩篇，篇什雖多不敢傳。鷓亦知時宜閉口，鶯因沈痛必呼天。銜哀只似髻初斷，迸淚其如眼欲穿。江上春陰更淒苦，蒼茫白水浩無邊。」⁸³可見在高壓的政權下，文人以「三月十九日」為題需要承擔干犯禁忌的風險，相關詩篇不敢隨意外傳，以免身陷法網。然而「鷓亦知時宜閉口，鶯因沈痛必呼天」，鷓是伯勞鳥，善於鳴叫，但是在適當時也會閉口；鶯是子規鳥，傳說中蜀國國王望帝死後化身子規，啼叫聲非常哀戚，口中泣血，這裡用來代指崇禎皇帝。結合全詩脈絡，因沈痛而呼天不止是崇禎帝，還包括他的子民。在「閉口」與「張口」那相互拉扯、欲言又止近乎義利衝突的道

⁸² 王汎森提出清人迫於文字獄壓力，產生某種自我審查以迴避當局禁忌的寫作傾向，見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393-500。

⁸³ 清·方文，《翁山續集》，卷四，頁17b-18a。

德困境，不少文人在書寫敏感的「三月十九日」，既忌憚清廷的政治力量，又不願捨棄士大夫的紀事責任與價值判斷，於是延續《春秋》隱微書寫之傳統，⁸⁴詩筆曲折而寓含褒貶。諸人以修辭策略尤其是用典隸事諷喻新朝、眷懷故國，希望後世有識之士體察他們在有限的夾縫調和了義利之間的衝突，一如自古史家與詩家在亂世賦予文字婉而成章的見證意義，以及以隱語代替肉身完成了道德使命。

順治十年（1653），胡夏客（1599-1672）〈癸巳三月十九日即事〉云：「甲申劇禍鼎終移，卻道文華最盛時。此日豈應如子卯，群儒高會樂何疑。（《禮》云：「子卯不樂。」蓋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不舉樂。今非疾日之比，似可樂也。）」⁸⁵乃反用《禮記》「子卯不樂」的典故，表面上似是說服他人於此日行樂的正當性，但是否間接闡明崇禎帝非暴君？故是日非疾日，不妨舉樂，極盡婉曲之能事。

順治十三年（1656），顧炎武（1613-1682）〈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其二云：「帝后登遐一忌辰，天讐國恥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弘演納肝猶報主，王哀泣血倍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⁸⁶頷聯道出此一忌日指向家仇國恨，交織著陳氏家難與甲申國難。「宏演納肝猶報主，王哀泣血倍思親」，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弘演（？-前660年），在衛懿公（？-前660年）死後自剖肚子，手取懿公之肝納入腹中，⁸⁷是忠臣的典範。王哀（?-311）因父被司馬昭（211-265）所殺而堅決不仕

⁸⁴ 清·顧炎武〈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其一云：「淚盡宛詩言我日，悲深魯史筆王春」。見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卷二，頁377。

⁸⁵ 清·胡夏客，《谷水集》（清康熙刻本），卷二十，頁9b。

⁸⁶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卷二，頁378。

⁸⁷ 《呂氏春秋》：「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禩。』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見秦·呂不韋編，許維遜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十一，頁249。

晉室，自此王哀於亡父墓前悲痛泣血。典故之挪用，史事之嵌接，巧妙引出陳氏先人之就義與後人之哀悼，悼先人之餘不忘崇禎之死，加劇悲愴之感。儘管如此，作者於尾聯仍堅信遺民節義長存，不會隨著鼎革而更易。

順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方文〈三月十九日〉云：「年年此日淚沾纓，況是今年寓北平。雙闕曉鐘還似舊，千官春仗不勝情。褚淵王溥蒙恩澤，袁粲韓通失姓名。猶有野夫肝膽在，空山相對暗吞聲。」⁸⁸作者三月十九日身在北平，憶起崇禎之死，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頸聯尤堪注意，褚淵（435-482）曾任南朝宋、齊宰相，王溥（922-982）歷任後周太祖、世宗、恭帝，及北宋太祖兩代四朝宰相，詩人借此二人引出「蒙恩澤」，似是映射向清朝投誠的人；袁粲（420-477）是南朝宋宰相，於升明元年（477）起兵反抗權臣蕭道成（427-482），事敗被殺；韓通（?-960）效忠後周，趙匡胤（927-976）發動陳橋兵變，韓通組織軍隊抵抗，但被敵軍所殺。詩人借兩位殉道烈士泛指明清之際殉國義士，他們堅守氣節卻無人表旌而湮滅於歷史長河，作者悲鳴背後，蘊含了推崇守節、否定失節的價值觀，當與其自身的政治抉擇密切相關。

順治十七年，方文〈三月十九日鉅野道中〉云：「啼鴉又過一年春，每到今朝倍愴神。南詔也歸新負版，西山誰問舊遺民。龔開未免為寒乞，唐珏亡何作館賓。鞭策小驂來鉅野，始知尼父泣麒麟。」⁸⁹此詩瀰漫著明遺民意識，西山遺民指義不食周粟的叔齊、伯夷，但隨著政權的轉移，憑誰顧盼諸人？頸聯提及龔開（約1222-1304），宋末元初遺民，生活艱窘，貧寒度日，撰有〈輯陸君實輓詩序〉、〈陸君實傳〉、〈宋文丞相傳〉，以紀念宋朝忠烈之臣；宋亡，元僧楊璉真伽（?-?) 盡發在紹興之宋帝陵寢，唐珏（1247-?）潛收遺骸，葬蘭亭山，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其後以塾師身分謀生。作者借宋遺民之事蹟，道出自身的道德抉擇與生活困境。末句「始知尼父泣麒麟」，作者陵夷以來，悲嘆世無秩序，

⁸⁸ 清·方文，《翁山續集》，頁28a。

⁸⁹ 清·方文，《翁山續集·魯游草》，頁4之1b-4之2a。

加上去年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鄭成功（1624-1662）長江之役告敗，⁹⁰其身陷末世吾道窮矣的意味深蘊其中，⁹¹寫得沉鬱蒼涼。

如果說「悼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新朝允准，那麼有關諷刺清朝的話語不得不謹慎處理。黃晉良〈三月十九日齋居得莊刺史容園四詩遍和其韻〉其四云：「龍髯依艸木，蚓窟擁芰荷。園藥開將盡，春雲度最多。廢無三巳愠，罷少五噫歌。來日能相憶，柴車曉更過。」⁹²梁鴻（約26-?）曾作〈五噫歌〉，⁹³引起漢章帝（57-88）不滿，下令搜捕他，梁鴻不得不東逃齊、魯之間。〈五噫歌〉具有對朝政不滿的象徵意味，詩人提及少唱〈五噫歌〉，或是身處清政府威權主義下身不由己的選擇，乃至詩中對先王的悼念稍施點染（龍髯依艸木）軌淡化主題。就著敏感事件寫與不寫之間，典故的精心佈置能製造狹縫容納文人深婉低徊的政治微言。

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其二云：「高帝諸孫十五傳，先皇臨御九重天。本朝政事歸臺閣，宸極焦勞撤管絃。月殿霓裳非往日，青絲白馬自何年。六龍望斷千門裏，痛哭滄江落照邊。」⁹⁴一方面追述明朝立國之歷史，一方面暗示「青絲白馬」導致王朝覆亡。「青絲白馬」，指叛亂者，出自《南史》，⁹⁵侯景（503-552）作亂時，乘白馬以青絲為繮，

⁹⁰ 有關長江之役的細節，可參美·司徒琳（Lynn A. Struv）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73-178。

⁹¹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見漢·司馬遷，《史記》，卷四七，頁 1942。

⁹² 清·黃晉良，《和敬堂全集》，卷十五，頁 6a。

⁹³ 《後漢書·逸民列傳》：「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八三，頁 2766-2767。

⁹⁴ 清·李稻塍、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卷一二，頁 13a-13b。

⁹⁵ 《南史·賊臣》：「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

兵皆青衣，從壽春進軍建康。此一故事的置入，於詩中可指涉李自成之叛軍，也可指向鐵騎南下侵略明代領土的清人，如果是後者，則反映出作者對外族入侵的厭惡，藉此否定其政權的合法性。

有關三月十九日的詩常浮現以「漢」、「宋」喻「明」與以「秦」喻「清」的修辭策略。龔鼎孳〈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云：「殘生猶得見花光，回首啼鶻血萬行。龍去蒼梧仙馭杳，鶯過堤柳暮雲黃。寢園麥飯虛寒食，風雨凋弓泣尚方。愁絕茂陵春草碧，罪臣賦已罷長楊。」⁹⁶「茂陵」，應指漢武帝的陵墓，婉曲揭示崇禎帝埋葬之地，惋歎此處碧草叢生。繆永謀〈三月十九日書感〉其三云：「周南聖德古今來，臨難從容獨可哀。往昔宸遊辭玉輦，即今環珮冷蒼苔。猗蘭殿裏人何在，扶荔宮中花自開。賢后脫簪無限意，湘江流水不重回。」⁹⁶「猗蘭殿」、「扶荔宮」，都是漢殿名，引出明代宮殿人去樓空之意。楊炤〈三月十九日〉云：「先皇死社稷，下土失生成。一世傷孤露，千秋痛聖明。龔開久化碧，臯羽尚吞聲。歲歲宣陵淚，寧求孝子名。」龔開、臯羽是著名的宋遺民，指涉世變之後傷心欲絕的明遺民。此外，黃晉良〈三月十九日風雨中作〉云：「廿年風雨捲盧溝，寒食春深坐四愁。石馬遺陵原廣漠，玉熙長恨路浮游。辭秦水淺桃花塢，望蜀鶻啼杜若洲。不信霓裳還秦曲，諸坊無力夢昭丘。」⁹⁷「辭秦水淺桃花塢」，避暴秦而嚮往桃花源；尾聯，「秦曲」中斷宮廷之「霓裳羽衣曲」，「昭丘」是楚昭王（約前523-前489）之陵墓，秦滅楚國有如清滅明朝，所剩官員無力或無意夢及昭丘，遑論復國？詩中兩次提到「秦」，似諷刺以武力霸佔漢人疆土的滿清，屬於以「秦」喻「清」的政治隱喻。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敏銳地注意到〈東澗遺老錢公別傳〉提到的「洗眼藥方」可能是「復明」之

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八十，頁1999。

⁹⁶ 清·李稻塍、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卷一二，頁13b。

⁹⁷ 清·黃晉良，《和敬堂全集》，卷二三，頁16a。

隱語，⁹⁸筆者發現一首饒有深意的詩作，或能作為其觀點的旁證。康熙六年至八年（1667-1669），丁耀亢（1599-1669）〈三月十九日午夢謁上帝眼疾頓愈光明如常得一書有治眼方當用紅白鳳仙花搗汁點之予異其夢記之以詩以為後驗〉云：「午夢赴昊天，玄穹謁清廟。肅然對冕旒，雙眸炯開照。障翳豁然消，方書得秘要。紅白鳳仙花，點汁可通竅。去我愚痴暗，扶我精光耀。安得化方瞳，登高恣遠眺。」⁹⁹眼疾者夢謁上帝，指的是先帝嗎？¹⁰⁰獲治眼藥方，雙眸於此遂癒。當然不排除是真有其夢，但於此敏感之日述此離奇之夢，難免讓人探蹟索隱，猜想作者是否佈置隱語或在事實的基礎上借題發揮，埋藏「復明」寓意？聊備一說，待考。

趙世瑜、杜正貞考察三月十九日祭祀太陽生日的活動，提出：「委曲求全地把特別的歷史記憶寄寓在新製造出來的民間故事和習俗之中，雖然有導致失傳的危險，但卻可以通過這一似非而是的習俗逃過毀滅的命運。」¹⁰¹同樣地，清初文人親逢陵谷世變的寫作本能禁之難絕，在受壓迫的言論空間書寫敏感的三月十九日，經常採取修辭策略尤甚是用典隸事褒貶政治、抒發隱情，小心翼翼地試探禁區邊界，令有關議題的遺民意識與華夷概念之「今事」在「古典」的掩護下若隱若現。他們在政治監視與文學抒懷的縫隙中閃轉騰挪，設法在明哲保身與道德責任之間尋得微妙的平衡，儼如周旋在政治場域中的智力博弈。

可以想見，其言論的空間越小，用典的頻率越高，寓意的佈置越隱。本文述與未述的有關詩作，經由歷史符碼與語義雙關的層遞疊加，築構

⁹⁸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中國詩學》第29輯（2020.6），頁132。

⁹⁹ 清·丁耀亢，《逍遙遊·聽山亭草》（清順治康熙遞刻丁野鶴集八種本），卷三，頁12b。

¹⁰⁰ 清·方以智〈紀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有類似的表述：「……夜夢見上帝，逆賊定當滅。南北十三陵，鑒此微臣血」。見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收入《清代家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冊121，卷二六，頁498-499。

¹⁰¹ 趙世瑜、杜正貞，〈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頁18。

成一座座晦澀的、多義的、充滿詮釋可能的詩歌迷宮。詩內綿密事典與詩外繁亂時代互為隱喻，作者結合詩學的言志傳統與史學的微言傳統，將詩與情本屬表裡如一的直接關係置換成一方面隱蔽情志一方面又披露情志的辯證關係。詩作亦古亦今的深層寓意隱而不露地折疊在徵引歷史事件的語言皺褶，表層佈滿迷霧又佈下線索，引導有一定學識的時人與後人穿透語言的迷障，洞察古典時事交織語境下所埋藏的政治微言。可見這些詩作經由穿插古今有不確定的意義層次，暗藏著明遺民有口難言不得不委曲傳達的情意，一般在小範圍的文士階層流傳，屬於彼此之間心領神會的「精英記憶」。清初有關詩作未必廣泛傳播，大眾也未必讀懂箇中寓意，不無失傳風險。時過境遷，今古之知識結構巨變，清初士人將政治認同轉換成隱語系統的技藝隨著清王朝的覆沒而日漸遺失，這些有幸不被當時國家機器過濾掉而極具時代意義的詩作散見於不同文獻，我們不妨打撈與破解詩作密碼以重塑明清之際精英階層的歷史記憶，方不辜負他們的苦心孤詣。

五、遺老的絕望與堅守

葉紹袁（1589-1648）〈甲申聞三月十九日之變〉云：「蒼生四海同仇切，白髮三春憶主深」，¹⁰²初聞國難，漢人震驚。毛瑩〈書甲申三月十九日事〉云：「炎鼎已知灰不然，南寇空效秦庭哭」，認為崇禎帝之離逝、北京之淪陷，代表著復國之渺茫。誠然，隨著清朝定鼎的時間愈來愈久，雖然遺民意識在漢士人中仍有延續，但明遺民群體對清廷的抗爭力量已趨於消亡，具體的生活壓力，人的趨利避害的本能使多數人傾向於適應新的時代。¹⁰³葛芝〈甲午三月十九日木陳和上作佛事於安禪庵

¹⁰²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通行本），卷七一，頁18b。

¹⁰³ 學界對於此一現象有豐富的討論，如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314-338。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

賦此〉其二云：「人遇時危思自切，花當春暮落偏多」，¹⁰⁴道出識時務者的本能反應，時勢使然也。但另一方面，清初三月十九日的詩作，折射出部分文士仍持守著遺民身分與歷史記憶之現象，這些遺老蒼茫獨立，道盡世變滄桑後的絕望心境與堅韌意志。

順治四年，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虛疑楊柳牽愁緒，不忍滄浪鑑鬢毛。前輩有誰同此恨，雪菴和尚讀離騷。」¹⁰⁵先王忌日，楊柳牽愁惹恨，詩人發出有誰共鳴之深沉感嘆，忠於前朝之思想，至今仍有回響嗎？

順治十一年，葛芝〈甲午三月十九日木陳和上作佛事於安禪庵賦此〉其一云：「誰說鶯花三月天，每逢此日却澗然。側身北望踰千里，回首烏號已十年。芳草自當南殿綠，垂楊曾冑翠華烟。人心思舊今應少，勻水猶陳法几前。」¹⁰⁶詩人每年三月十九日悼念離逝之先王，轉瞬已經十年，不得不承認「人心思舊」者逐年減少。

順治十三年，閻爾梅〈丙申三月十九日過閩鄉縣有感〉云：「黃帝龍升久在天，孤臣遺落鼎湖邊。一驢亡命三千路，四海無家十二年。霜露幾經寒食火，園陵誰掃忌辰煙。朝來獨望昌平拜，童子聞歌亦泫然。（鼎湖在縣西，即黃帝鑄鼎處。是日，先帝忌辰。）」¹⁰⁷飄泊無依之孤臣與園陵誰掃之王墓置入政權易手的時代脈絡，具象化示現了難以逆轉的人心思變。

順治十四年至十五年，陳瑚〈聞隣郡三月十九日事〉云：「置酒高臺幕四垂，紛紛絲竹奏清時。世間只有王摩詰，曾解傷心凝碧池。」¹⁰⁸王維（?-761）有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

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第二三卷第1期（2005.6），頁291-324。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68-102。

¹⁰⁴ 清·葛芝，《臥龍山人集》，卷五，頁10b。

¹⁰⁵ 清·方文，《禽山集》，卷七，頁4a。

¹⁰⁶ 清·葛芝，《臥龍山人集》，卷五，頁10a。

¹⁰⁷ 清·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奪山人詩集編年注》，頁209。

¹⁰⁸ 清·陳瑚，《確庵文稿》，卷三下，頁6a。

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相傳王維被安祿山（703-757）叛軍拘於菩提寺時寫下此詩，藉此描述群賊宴於凝碧池之亂象，披露出故國之思。¹⁰⁹陳瑚感慨世運更迭，世人淡忘國難，高臺置酒享樂，一片歌舞昇平，安於異族統治，像王維般眷懷故國者愈來愈少，意味著承載前朝記憶的主體逐漸減少。

康熙八年，方文〈三月十九日作〉云：「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南徐郭外三停櫂，北固山頭獨愴魂。（乙酉、丙午、己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錢生未死重相見，雙袖龍鍾盡血痕。（是日遇錢馭少，故云。）」¹¹⁰明遺民垂垂老矣，在時代齒輪推進之下幾人尚存？詩人獨自慟哭，難得劫後重逢故人，見錢馭少（?-?）雙袖血痕斑斑，或是昔時抗清所致。

李世熊（1602-1686）〈閏三月十九日北園有感〉云：

微雨當初夏，園林忽似秋。感此今何日，敷天有閨愁。氣候變寒暄，草木不自繇。朝剝撐東墻，莫逐水西流。客心能無悲，百鳥正啁啾。飛鳴豈不樂，耻彼稻梁謀。不見池上禽，卑棲各有儔。（其一）

我來楊柳黃，今日見飛絮。飛絮纔沾衣，轉盼流水去。芭蕉抽新條，剝落棄其故。新條雖可喜，故根委何處。念茲白髮生，能不謀歡聚。狎坐四方人，飄零無一遇。我憂與晝長，胸行萬里路。

日光颺野馬，乘空飄且住。日落何所依，悲風在孤樹。（其二）¹¹¹全詩採用比興手法曲折譜寫時人不同的政治抉擇，有人如「飛鳴豈不樂」之鳥兒，趨炎附勢謀求棲息之地，但作者「耻彼稻梁謀」，鄙視為了謀生而拋棄道德原則者。「芭蕉抽新條，剝落棄其故。新條雖可喜，故根

¹⁰⁹ 詳見唐·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收入丁如明、李宗為、李學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下冊，頁969。

¹¹⁰ 清·方文，《蠡山續集》，卷四，頁37b。

¹¹¹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檀河精舍刻本），卷一，頁47b-48a。

委何處」，以植物的生命週期象喻朝代的新舊交替，寫出故根（故國）凋萎而無人憐惜之世間常態。日暮風悲，詩人白髮蒼蒼，飄零無所依，堅守氣節難免窮途生悲，隻身抵禦時代潮流之身影歷歷眼前。

康熙二十六年，金敞〈暮春詩丁卯〉其六云：「尚憶前塵獨惘然，毘陵冶春尤可憐。三百春光正垂盡，歌臺結綺凌雲烟。（甲申三月，吾郡中歌臺獨盛。）」¹¹²詩人追昔甲申三月天翻地覆之際，郡中百姓不知或不管世事，歌舞不絕，儼然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現實寫照。此詩還有另一解讀維度，或是崇禎之死的消息未能即時南傳的印證，毛晉（1599-1659）〈題崇禎曆·淚書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云：「西北天崩度幾旬，猶呼萬歲薦茶新。（江南立夏，望闕薦新茶，尚未聞變。）雨暘引咎辜明主，日月交微罪黨人。告急軍儲忘問歲，殷憂割土望頒春。微臣洗硯渾無事，書得今年是甲申。」¹¹³作者寫出甲申事變後，因地理的阻隔而形成滯後的驚愕與悲傷。

金敞〈暮春詩丁卯〉其八云：「眼看江村掃墓忙，傷心北望暮雲長。春風麥飯憑誰薦，留得扶筇淚數行。」¹¹⁴時代變革，還有誰以簡陋的麥飯祭祀先王呢？〈暮春詩丁卯〉其十云：「船頭白苧試衣新，狼籍桃花碧玉人。知道淋漓歌板隊，未曾經過甲申春。」¹¹⁵新的政治秩序益發穩定，遺老日稀，年輕一代的漢人未曾經歷甲申國變，自難對明王朝之崩裂有切膚之感。〈暮春詩丁卯〉其十一云：「揚州城外草如茵，名士旗亭餞暮春。詩酒年年能作達，驚看多是白頭人。」¹¹⁶昔日的歷史見證者，如今多為白頭人，世代更迭以致面目全非，一至於斯。

康熙二十九年，金敞〈春暮庚午〉其三云：「丹心不敢隨天去，曾憶江東舊典型。歎息銷亡今又盡，尚誰此夜哭英靈。（向每歲三月十九

¹¹² 清·金敞，《金閨齋先生集》，卷七，頁31a。

¹¹³ 清·毛晉，《野外詩》（民國五年〔1916〕常熟丁氏刻虞山叢刻本），頁24a。

¹¹⁴ 清·金敞，《金閨齋先生集》，卷七，頁31b。

¹¹⁵ 同上註，卷七，頁31b-32a。

¹¹⁶ 同上註，卷七，頁32a。

日，越東先輩有夜哭於山中者。）」¹¹⁷越東遺老拒絕遺忘，每於三月十九日夜哭山中以發洩積壓內心的悲憤，通過悼亡行動抵抗時間對記憶的侵吞，可惜清朝入主既成事實，魯戈已難回日，興亡過眼，人事代謝，夜哭英靈之活動無奈中斷。

張圯授（?-?）〈今日行·三月十九日作〉云：

今日是何日，歌吹橫青天。滿城歡喜動顏色，梨園子弟爭相傳。
秋江野老獨愁絕，閉戶只欲耽高眠。曹薛諸公發豪興，同來招手
蓬門前。芒鞋竹杖試靜聽，竹肉清徹雲為還。樂人不數黃齋緯，
風情競艷李龜年。須臾煞鼓一聲高，音銷響寂聞啼鶉。世事終須
有散場，樂極悲來魂黯然。就中繁華推某氏，選聲不惜黃金錢。
亦知人生貴行樂，後堂絲竹張華筵。嗚呼！今日是何日，歌吹橫
青天。¹¹⁸

先王忌日竟「滿城歡喜動顏色」，在徵歌逐舞的氣氛下，張圯授如同杜甫（712-770）在安史之亂之後遇上流寓四方的李龜年（?-?），聽著昔日的音樂，勾起了其對大明盛世的眷懷之情，惜「世事終須有散場，樂極悲來魂黯然」，朝代之興亡，往事之幻影，都濃縮在篇什之中。

冷士嵎〈和南雲先生三月十九日雲巖送春作〉云：「白公堤上花亂飛，遊騎晴驕綠草肥。往歲風流人已去，舊來冠蓋客全非。闔閭墓古悲荒鳥，短簿祠空怨落暉。此日斷腸誰識得，傷心那獨為春歸。」¹¹⁹闔閭（約前537年-前496年）、王珣（349-400）¹²⁰之祠墓似是映射崇禎帝與

¹¹⁷ 同上註，卷七，頁 32b。

¹¹⁸ 清·陶煊、張璨編，《國朝詩的》（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卷三，頁 26b-27a。

¹¹⁹ 清·冷士嵎，《江冷閣詩集》，卷八，頁 19b。

¹²⁰ 詩中「短簿」指的是王珣，《世說新語·寵禮》云：「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髻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見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625-626。

朝臣之死，春逝與國變互為隱喻，作者難以言表的家國之恨無人理解，是孑然一身的悲哀。

李麟〈傷心三月十九日〉云：「傷心依舊葬陵園，天壽峯高壓塞門。三月花殘春牧馬，五更風冷夜啼鶻。河山空墮新亭淚，煙雨難招望帝魂。當日侍臣凋謝盡，攀髯今剩幾人存。」¹²¹天壽山是明朝皇帝墓葬之地，這可觸可視的場地封存了那象徵前朝從繁榮到破滅的亡國記憶。作者到此憑弔先王，封存的記憶盡然釋放，悲不自勝，一江煙雨新亭淚下，感昔日效忠明朝之廷臣凋落殆盡，唏噓不已。

不妨以遺民以外的視角觀照明亡清興的歷史脈絡。李呈祥（1617-1687）〈三月十九日郊行次日立夏〉云：「節候催人自送迎，短轅嘗傍綠陰行。楊花絮落吹春晚，麥浪雲流入夏輕。邈矣山河猶有夢，迢然阡陌詎無情。同游年少今誰在，看取兒童咲語聲。」¹²²作者順治初年仕清，然不妨礙其前朝之思。根據同卷詩作的時序提示，此詩應寫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此前的康熙二十年（1681），歷時八年的三藩之亂已被清廷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鄭雙方爆發澎湖海戰，鄭克塽（1670-1707）降清，¹²³抗清勢力蕩然無存，下啟承平盛世。李呈祥以傷逝的語調寫三月十九日，山河邈矣，故人何在，眼下兒童笑逐顏開，上一代的耆老儼如被淘汰的歷史遺物，撲面而來的是適應新朝的巨潮。

張符驤〈後甲申〉云：「……淮南布衣願亦足，卜年誰意垂三百。祖宗辛苦得江東，子孫容易失冀北。鼎湖龍去已多秋，豈有扳髯念疇昔。」

¹²¹ 清·李麟，《虬峰文集》，卷八，頁 5b。

¹²² 清·李呈祥，《東村集》（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儀一堂刻本），卷五，頁 61b。

¹²³ 《清史稿·鄭成功傳》：「克塽幼弱，事皆決於錫範。……二十二年，國軒投書啟聖，復請稱臣入貢視琉球。上趣琅進兵。時國軒以二萬人守澎湖。六月，琅師乘南風發銅山，入八罩嶼，攻澎湖，擊沈錦師船二百，斬將吏三百七十有奇、兵萬餘。國軒以小舟自吼門走臺灣。七月，克塽使請降，琅疏聞。上降敕宣撫，克塽上降表，琅遣侍衛吳啟爵持榜入臺灣，諭軍民薙髮。」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二二四，頁 9168。

眼中無復宋遺民，一盂麥飯應難得。」¹²⁴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到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從戰火頻仍至河清海晏，六十年間似水東流，大部分時光活在清朝統治下的張符驤，稱不上是明遺民，但以局外人身分觀望遺民不敵時間的洗禮而漸次凋零的過程，揭示新舊二朝的歷史交替難以逆轉。誠然，清廷恩威並施的政治干預加速時人對故國歷史的遺忘，往後若無人操演獻麥飯等的紀念儀式，意味著三月十九日這象徵前朝的記憶有可能被無情歲月抹去。

在時代逆流，遺民堅守志節或能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但代價是物質上的匱乏，部分人連基本生存問題都難以解決。方文〈癸卯三月十九日潤州客舍同潘江如小飲述懷四十韻〉云：

……別後又五載，聞君家益貧。田園被侵奪，賦稅猶在身。寄居荒山中，妻子行負薪。癸卯春三月，京江重問津。維舟即相訪，奇窮果無倫。顛毛種種白，顏面黑且皺。破帽與敝衣，何減百結鶉。況當十九日，言之鼻酸辛。仍往北顧山，亂石迷荆榛。旅人不敢上，一慟何繇申。是夕返我寓，呼童采江蘋。取酒酌燈前，心曲難具陳。回思廿年事，惘如夢中因。夜半作此詩，龍鍾淚沾巾。¹²⁵

作者在康熙二年癸卯三月十九日老淚縱橫，寫出潘江如（?-?）在甲申近廿年後寄居荒山的辛酸生活，昔日的詩酒風流蕩然無存，而今貧困潦倒，蒼顏白髮，衣衫襤褸。儘管如此，他堅持登北顧山憑弔先帝。康熙九年至十一年（1670-1672），陳瑚〈三月十九日〉亦有相似的感慨：「飄泊鄰邦貧也病，浮沉世路是耶非」。另一方面，康熙三年至五年（1664-1666），陶季（?-?）〈三月十九日雨中〉云：「暮雨空山生艸萊，杜鵑嘯血數聲哀。長安不記逢寒食，侍宴千官盡醉回。」¹²⁶揭示趨附新朝者得享宴會之樂，獲得物質上的愉悅。時人的取向，誠如道忒

¹²⁴ 清·張符驤，《自長吟》，卷三，頁 3a-4a。

¹²⁵ 清·方文，《蠡山續集》，卷一，頁 5b。

¹²⁶ 清·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卷四，頁 1a-1b。

(1596-1674)〈癸巳三月十九日作〉所言：「草木爭承新雨露，園陵誰弔故君臣」，¹²⁷君臣無常位，人心有變遷，堅守遺民立場、抵抗利益誘惑絕非易事。

抗清戰役節節敗退，遺老一代漸次枯萎，剩下的於生命長河的末端寂然獨立，有人其志彌堅，通過書寫眷懷故國；有人臨歧徬徨，不知此身歸於何處。他們不得不認清政治局勢，對於復明之事抱存絕望的態度，但大多持守著遺民身分。他們的政治抉擇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而屬於少數，傳承記憶的責任便落在他們身上。然而「往事有誰來記憶，春風空老白頭年」，¹²⁸遺老眼見堅守志節的同道愈少，對於世人遺忘或不知崇禎之死而感到焦慮，憂心三月十九日的悼念儀式與歷史記憶未能世代相傳，面對中斷的危機，讓先帝之臨危殉國塗上一層枉死的悲劇色彩。有限之身不敵自然風化，身體之大廈終有一天驟然崩塌，這些歲不我與的遺老逐漸被時間巨輪拋在後頭，標誌著大明王朝的記憶碎片埋葬在歷史深處，此消彼長的政治形勢促使新時代的人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三月十九日。全祖望〈題靈岩儲公騎牛圖〉其一云：

三月十九是何日，騎牛野哭荒山顛。乃公耿耿攀龍意，度語登堂孰與傳。（儲公嘗登座說法，忽問曰：「今日山河大地，更是幾番？」皆愕然，不能對，儲公潸然而下。）¹²⁹

弘儲是明清之際著名僧人，其弟子徐枋曰：「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¹³⁰稱其師將儒學倡議的忠孝融入佛學義理，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南明弘光朝覆亡後，弘儲在吳越地區組織抗清義旅，《清先正事略選》記載：「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

¹²⁷ 清·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刻本），卷一三，頁1b。

¹²⁸ 清·冷士崑，《江冷閣詩集》，卷一二，〈三月十九聖忌日偶成〉，頁21a。

¹²⁹ 清·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四部叢刊景清鈔本），卷五，頁8a-8b。

¹³⁰ 清·徐枋撰，黃曙輝、印曉峰點校，《居易堂集》，卷一九，頁463。

國也。」¹³¹揭示其為復明之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時移勢遷，此題圖詩交代嚴守遺民矩矱的弘儲登座說法時，連門生也不再將此一關乎先帝殉難與國族認同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年期銘記於心，或者已經淡忘此事，昔日的集體記憶已淪為個體記憶，讓曾經因抗清被捕的弘儲潸然泣下。

雖然如此，這些亙古通今的德性長留天地之間，實是浩然正氣之延續，高廢翁（?-?）對林時躍（1609-?）的評價一語道出明遺民充滿苦難的守節意義，他說：「予與荔堂先生交幾四十年，始際承平，中丁喪亂，滄桑陵谷，涉歷靡不同，而雞鳴之懷有如一。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雖春秋遞更，天地之正氣自常在耳。獨是俯仰四十年間，其終始不渝。」¹³²諸人遺留至今的斷句殘篇，讓我們重新感知明遺民在徬徨末世曾有過的道德堅持，在隔世異代以局外人的身分延續了有關三月十九日的歷史記憶，說明了象徵天地正氣之美德終究經得起歷時檢驗，從這個意義來說，他們持守的信念不至於虛妄。

六、結語

潘江〈申端愍殉節歌·諱佳胤北直永年人官太僕寺丞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城破投井死〉云：「……君亡與亡分所當，身且不恤家何有。血灑萋弘碧水寒，鼎湖一去疇甘後。雖然義命不可違，亦欲君親兩無負。」¹³³直面三月十九日崇禎之死，誓死效忠明朝之士履行「君亡與亡分所當」之綱常倫理慷慨就義，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食君之祿，死君之難，邵潛〈紀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其一云：「祿食諸公恩不淺，幾人頸血濺衣

¹³¹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臺灣文獻叢刊》第194冊（臺北：臺灣銀行排印本，1968），卷四，頁301。

¹³² 清·全祖望輯選，沈善洪審定，方祖猷、魏得良點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上冊，頁904。

¹³³ 清·潘江，《木厓集》（清康熙刻本），卷十，頁12a。

裳」。¹³⁴未能為國殉身的遺民對於先王與烈士不無愧疚，於是扮演見證人的角色，用筆跡記下壯烈史事與悼念活動，希望凝聚遺民一代的歷史記憶能夠薪火相傳。時至今日，這些詩作仍極具感染力，彷彿引領我們穿梭於三百多年前那天崩地坼的時刻，感受山河巨變與士人情志，足證文字展現出比政權更堅韌的生存力量，恰似張煌言（1620-1664）在獄中臨死前之剖白：「已矣夫！苟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予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予之精魂兮變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祀兮，垂節義於千齡。夫何分孰為國祚兮孰為家聲。」¹³⁵肉身化成精魂的文字宣言可為後世樹節義，自有超越時空永不磨滅的精神價值。

清初三月十九日詩作值得我們抉發其文學、史學及社會學的深刻義涵及宏觀圖景，本文分述這些詩作突出的四個面向，勾勒出一個整體面貌，旨在為學界包括本人後續的研究提供整體認知與文獻依據。此後可著力方向包括：借鑑西方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的理論，分述第一層見證者（witness），與第二層耳聞者對於此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應激反應、創傷程度、觸發媒介、創傷時間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異常行為、治癒方式，哪些記憶被銘記？哪些記憶被遺忘？哪些記憶被轉化？當中更有遺民流露出「倖存者負罪感」（survivor guilt）；個體方面，論述清初士人的詩作應該注意書寫者身處的地域環境、時間嬗變與政治形勢等所造成的影響，如方文八首三月十九日的詩作，分佈在順治至康熙年間，橫跨與見證了清初二十多年的變化，它們在其不同的生命階段承載著怎樣的心境轉變與思想轉向？金敞分別在康熙二十六年與康熙二十九年撰成十二首〈暮春詩丁卯〉與三首〈春暮庚午〉，為甚麼事隔四十三年至清朝大一統時期，晚年的他仍沉痛如初，並控訴時人的取向？順治朝與康熙朝的政治局面與社會現象有何不同？如何影響相關寫作？這些文人處在怎樣的語境與位置來書寫、發聲？都值得研習。結合這些

¹³⁴ 清·汪之珩編，《東臯詩存》，卷四二，頁24b。

¹³⁵ 清·張煌言撰，《張蒼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三編〉，頁179。

詩作與不同文獻能提供一個嶄新的切入點，加深對個體生命史、心靈史的立體認知，亦可把這些小人物的故事視作大歷史的縮影，相互疊映以豐富歷史圖景。筆者以上構想，不一而足，期許與同仁攜手完善此一課題的研究。

附錄：清初三月十九日詩作

編年依據是詩作題目、詩作詞彙與詩卷標示年分，暫未能編年者則置後。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邵潛	〈紀甲申三月十九日事〉	<p>(其一)</p> <p>傳聞賊騎陷燕疆，逆豎迎門變異常。九廟英靈魂震蕩，一時聖主思徬徨。朝廷晝黯烟塵色，宮禁晴飛劔戟霜。祿食諸公恩不淺，幾人頸血濺衣裳。</p> <p>(其二)</p> <p>干戈滿地日相尋，四海橫尸慘不禁。總為玩師增寇虐，更因催戰啟戎心。山河次第悲雲擾，社稷逡巡歎陸沈。雪恥除兇羣辟在，野人只有淚沾襟。(初武林之進勦也，一誤于庸理之玩寇，再誤于兩撫之失師，三誤于潼關之催戰，遂致陷關中，而有今日之禍。)</p>	汪之珩編：《東臯詩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園刻本)，卷42，頁24b-25a。	1644
葉紹袁	〈甲申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p>衡門薜荔久侵尋，自媿才非抱膝吟。逝水總流千古恨，夕陽空負百年心。蒼生四海同仇切，白髮三春憶主深。七日誰人牆下哭，一回北望一沾襟。</p>	朱彝尊編：《明詩綜》(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通行本)，卷71，頁18a-18b。	1644
萬壽祺	〈甲申〉	<p>(其一)</p> <p>甲申三月十九日，地坼天崩日月昏。皇帝大行殉社稷，樞臣從逆啟城門。梓宮夜泣東華省，廟主朝遷西寢園。身是我君雙薦士，北臨躡蹠喪精魂。</p>	《萬壽祺集·隰西草堂詩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年)，卷3，頁80。	1644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其二) 御極於今十七年，勵精圖治邁前賢。臣工鈞黨爭持祿，中外營私競養奸。遂使弄兵皆赤子，幾番舉火達甘泉。長安一夜陰風慘，萬壽臺前血未乾。		
方以智	〈紀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	(其一) 我生何不辰，天地遂崩裂。萬年明光宮，蛇豕作巢穴。蚩尤蔽皎日，若木枝已折。誰非朝廷恩，簪纓儼前列。憤哭東華門，髮上齒猶切。嗟哉亡國臣，鞭驅甘縲紲。枯拳桁楊下，叱咤魂已絕。九死得甦還，腸斷不能說。夜夢見上帝，逆賊定當滅。南北十三陵，鑒此微臣血。	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收入《清代家集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冊121，卷26，頁498-499。	1644
丘天民	〈驚聞三月十九日事〉	哭臨三日一書生，錦繡千官自送迎。劍舄橋山天上慘，波濤湘水地中聽。共驩傾破神堯座，蝮蛇能傳聖禹名。三百年來誰誦讀，須留地軸與天經。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10，頁2a-2b。	1644
毛晉	〈題崇禎曆·淚書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	西北天崩度幾旬，猶呼萬歲薦茶新。（江南立夏，望闕薦新茶，尚未聞變。）雨暘引咎辜明主，日月交微罪黨人。告急軍儲忘問歲，殷憂割土望頒春。微臣洗硯渾無事，書得今年是甲申。	《野外詩》（民國五年[1916]常熟丁氏刻虞山叢刻本），頁24a。	1644
徐汧	〈三月十九日〉	珍饌精鏐賜講筵，每逢令節主恩偏。十章書未陳金鑑，九逝魂猶戀細旃。社稷風雲誰奏曲，園陵霜露已經年。龍髯回睇橋山遠，玉匣珠襦不忍傳。	朱彝尊編：《明詩綜》（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通行本），卷76，頁2b。	1645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趙士春	〈乙酉三月十九日百官望祭先帝后於太平門外二首〉	<p>(其一)</p> <p>燕臺龍逝事冥冥，鍾阜門開草又青。祇借藉茅迎望帝，聊從掃地祀昭靈。顧成無廟登歌舞，諡冊何人據典型。舊日班行誰報主，似聞哀怨起風霆。</p> <p>(其二)</p> <p>非才曾許侍金闈，謫籍仍教捧紫泥。犬馬何裨深覆露，風雲有意助悲啼。人間射日真難挽，夢裏瞻天定不迷。願逐巫陽攜手去，遠招八駿大荒西。</p>	《保閒堂集》(清光緒九年[1883]常熟趙氏木活字印本)，卷5，頁3b。	1645
王崇簡	〈三月十九日哭先皇帝〉	<p>(其一)</p> <p>昨歲今朝事，龍髯莫可攀。摧心望北闕，號泣在西山。禹德歌同儉，堯天值偶艱。憂勤逢厄數，千古恨難刪。</p> <p>(其二)</p> <p>君德非云失，天心不可知。起居史有頌，喜怒聖無私。民隱勞宸慮，時艱動睿思。金甌全未缺，何事喪潢池。</p> <p>(其三)</p> <p>臣世居都下，皇仁荷被繁。褒封三代澤，甲第兩朝恩。宵旰無深拱，焦勞有至尊。從來失國者，豈可並為論。</p>	《青箱堂詩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燕重刻本)，卷4，頁16b-17a。	1645
方文	〈三月十九日作·時在京口與邢昉史□潘陸錢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	<p>烈風吹黃沙，白日黯無光。江水聲震蕩，草木零芬芳。莫春景物佳，何為倏悲涼。痛哉今日月，我后罹厥殃。天人有同心，終古猶盡傷。一從神京沒，河北非我疆。龍種陷荊棘，未審存與亡。群盜匿函谷，頃復奔湖湘。</p>	《蠡山集》(清康熙刻本)，卷1，頁17a。	1645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王師豈不多，疇能奮戎行。 小臣本微細，憤懣結中腸。 陟彼西山顛，涕泗瞻北荒。 奄忽歲已周，哀情若新喪。 寄言百君子，舊恩安可忘。 茲辰易文繡，縞冠白衣裳。 北向一稽首，臣庶義所當。 曷忍處華屋，對酒鳴笙簧。		
龔鼎孳	〈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	殘生猶得見花光，回首啼鶉 血萬行。龍去蒼梧仙馭杳， 鶯過堤柳暮雲黃。寢園麥飯 虛寒食，風雨瑠弓泣尚方。 愁絕茂陵春草碧，罪臣賦已 罷長楊。	《定山堂詩集》 (清康熙十五年 [1676]吳興祚刻 本)，卷16，頁18b。	1645
李驎	〈乙酉歲三月十九日〉	春光欲暮春風顛，此日逢春 倍黯然。隴麥青翻寒食雨， 山鵲血灑落花烟。旌旂想像 陰雲度，宮闕荒涼夕燧傳。 回憶文華垂拱地，袞衣宵旰 亦多年。	《虬峰文集》(清 康熙刻本)，卷8， 頁1b。	1645
嚴首昇	〈和蒼雲三月十九日韻·先帝忌日〉	竹杖芒屨涕莫從，舊京彼黍 憶蒙茸。山頭羣泣天邊鼎， 城外難聽夜半鐘。采石□臣 誰自屬，落星酒伴幸猶逢。 烽煙處處歸無路，為卜三茅 第幾峰。	《瀨園詩後集》 (清順治十四年 [1657]刻增修 本)，頁42b。	1645
文震亨	〈三月十九日志痛〉	鼎湖龍去水冥冥，黃犢傳聞 議漢□。徒使胡人□替戾， 豈同蜀道嘆零鈴。羊皮詔裏 多朝士，貂尾班中放客星。 空有去年千點淚，史於何處 哭冬青。	陳濟生輯：《啟禎 遺詩》(清順治刻 增修本)，卷10， 頁3a。	1644- 1645
黃宗羲	〈三月十九日聞杜鵑〉	江村漠漠竹枝雨，杜鵑上下 聲音苦。此鳥年年向寒食， 何獨今聞摧肺腑。昔人云是 古帝魂，再拜不敢忘舊主。 前年三月十九日，山岳崩頽	《南雷詩曆》(清 鄭大節刻本)，卷 1，頁1a。	1646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哀下土。雜花生樹鶯又飛， 逆首猶然逋膏斧。燕山模糊 吹蒿蕪，江表熙怡臥鐘鼓。 太王畜意及聖昌，奧窾通誠 各追數。金馬封事石渠書， 怨毒猶然在門戶。靜聽嗚咽 若有謂，懦夫亦難安窶藪。 何不疾呼自廟堂，徒令涕泣 沾艸莽。		
陸世儀	〈三月十九日春盡步毛子晉韻〉	此日年來是何日，忽聞春盡 更神傷。吳山吳水閭無色， 江北江南竟改妝。恨乏斧柯 條遠樹，慚為公子賦春陽。 滿懷騷屑誰堪似，牛背斜暉 照眼光。	《桴亭先生詩集》（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唐受祺刻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卷2，頁12b-13a。	1645-1647
方文	〈三月十九日作〉	年年今日強登高，獨立南峯 北嚮號。漫野玄雲天色晦， 美人黃土我心勞。虛疑楊柳 牽愁緒，不忍滄浪鑑鬢毛。 前輩有誰同此恨，雪菴和尚 讀離騷。	《蠡山集》（清康熙刻本），卷7，頁4a。	1647
楊廷樞	〈三月十九日〉	先皇儉德從來少，聲色何嘗 進御前。莫泣仙人辭漢日， 休悲舞馬去唐年。憂民實下 千行淚，傳警頻驚乙夜眠。 寂寞陵□風雨際，六龍肅肅 尚行天。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9，頁3b。	1644-1647
方文	〈三月十九日作〉	鼎湖龍去再生天，荊棘銅駝 已四年。太液有池誰飲馬， 上陽無樹不啼鶉。真人構造 千秋業，宵小嬉游一擲錢。 縱使海枯還石爛，不教此恨 化寒烟。	《蠡山集》（清康熙刻本），卷7，頁9b。	1648
道忞	〈癸巳三月十九日作〉	（其一） 蒼梧望斷翠與塵，愁聽子規 十度頻。草木爭承新雨露， 園陵誰弔故君臣。曾因血詔	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刻本），卷13，頁	1653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傳三月，每躡芳郊怯又春。 欲得悠懷消息盡，東風休遣到平津。 (其二) 閻浮天子電中觀，今古興亡半局殘。 會見銅駝埋晉代，早驚玉闕燬長安。 金甌欲破羣毛泣，泰嶽將崩一柱難。 稽首大行皇帝烏，不須誤國罪千官。	1b。	
胡夏客	〈癸巳三月十九日即事〉	甲申劇禍鼎終移，卻道文華最盛時。 此日豈應如子卯，群儒高會樂何疑。 (《禮》云：「子卯不樂。」蓋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不舉樂。今非疾日之比，似可樂也。)	《谷水集》(清康熙刻本)，卷20，頁9b。	1653
陸元輔	〈癸巳三月十九日登嘉興東塔〉	遠赴雞壇日，閒登雁塔頭。 天邊湖水接，雲外越山浮。 伍廟猶靈爽，宣橋足宴游。 所嗟龍去後，烟雨不成樓。 (是日為先帝諱日，自國變後烟雨樓已廢。)	《陸菊隱先生文集》(清抄本)，卷2，無頁碼。	1653
徐開任	〈癸巳三月十九日二首〉	(其一) 淚灑思陵已十春，楊花三月慘行人。 兩行血詔能誅佞，七日孤臣未許身。 正氣還應高碣石，英風猶自掃黃巾。 攀髯莫返雲中駕，惟有丹心奉紫宸。 (其二) 杜鵑聲斷月黃昏，疑是亭亭望帝魂。 百辟爭誇新佐命，十年誰答舊君恩。 唐宗再造繇西狩，漢將宣威在北門。 更想聖明宵旰日，交驩平勃不曾論。	《愚谷詩稿》(清康熙刻本)，卷1，頁6b。	1653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葛芝	〈甲午三月十九日木陳和上作佛事於安禪庵賦此〉	<p>(其一)</p> <p>誰說鶯花三月天，每逢此日却潸然。側身北望踰千里，回首烏號已十年。芳草自當南殿綠，垂楊曾冒翠華烟。人心思舊今應少，勻水猶陳法几前。</p> <p>(其二)</p> <p>節近清明風景和，飛飛紫燕掠輕波。亂墳猶有紙錢繞，禁寢誰將麥飯過。人遇時危思自切，花當春暮落偏多。却憐綠浦黃雲外，猶有征人常枕戈。</p>	《臥龍山人集》（清康熙九年[1670]自刻本），卷5，頁10a-10b。	1654
顧炎武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p>(其一)</p> <p>一生愁恨集今辰，尚有微軀繫五倫。淚盡宛詩言我日，悲深魯史筆王春。山頭馬鬣封孤子，天上龍髯從二親。留此一絲忠孝在，三綱終古不曾淪。</p> <p>(其二)</p> <p>帝后登遐一忌辰，天讐國恥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弘演納肝猶報主，王裒泣血倍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p>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頁377-378。	1656
閻爾梅	〈丙申三月十九日過閔鄉縣有感〉	<p>黃帝龍升久在天，孤臣遺落鼎湖邊。一驢亡命三千路，四海無家十二年。霜露幾經寒食火，園陵誰掃忌辰煙。朝來獨望昌平拜，童子聞歌亦泫然。（鼎湖在縣西，即黃帝鑄鼎處。是日，先帝忌辰。）</p>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韋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頁209。	1656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彭孫貽	〈三月十九日〉	千戈荏苒掩茅柴，此日胡髯墜玉堦。杜宇十年悲故國，楊花三月滿秦淮。愁中草色淹高枕，病起江春入詠懷。聞道新亭有嘉會，幾人灑淚向天涯。（是日三吳名流大會樵李。）	《茗齋集》（四部叢刊續編景寫本），卷5，頁65a。	1649-1657
方文	〈三月十九日〉	年年此日淚沾纓，況是今年寓北平。雙闕曉鐘還似舊，千官春仗不勝情。褚淵王溥蒙恩澤，袁粲韓通失姓名。猶有野夫肝膽在，空山相對暗吞聲。	《蠡山續集·北游草》（清康熙刻本），頁28a。	1657-1658
陳瑚	〈聞隣郡三月十九日事〉	置酒高臺幕四垂，紛紛絲竹奏清時。世間只有王摩詰，曾解傷心凝碧池。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3下，頁6a。	1657-1658
陳瑚	〈家亮工兩尊人先後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有詩追痛辭旨哀惻次韻贈之〉	三喪一恨併茲辰，野哭年年係五倫。雪虐風饑天有夜，烏啼花落地無春。每逢家祭先思國，欲報君恩敢負親。聞道曼卿營馬鬣，范家高義未應淪。（亮工欲葬五喪，有將伯之呼。）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4上，頁3a。	1659
方文	〈三月十九日鉅野道中〉	啼鴉又過一年春，每到今朝倍愴神。南詔也歸新負版，西山誰問舊遺民。龔開未免為寒乞，唐珏亡何作館賓。鞭策小驂來鉅野，始知尼父泣麒麟。	《蠡山續集·魯游草》（清康熙刻本），頁4之1b-4之2a。	1660
陳瑚	〈三月十九日次省公伊人韻二首〉	（其一） 萬里烽烟萬里塵，年年此日淚沾巾。風儻雨愴前朝恨，花落鶯啼異代春。五馬渡來猶有國，雙鶴飛後更無人。吳儂歌舞渾閒事，詎復傷心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4下，頁7a。	1660 （詩云「忽過十年」，然詩卷標示庚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到甲申。 (其二) 山村地僻少風塵，桐水羊裘錦里巾。忽過十年如一日，每逢三月不知春。□□舞馬忘銜恨，廢殿供猴罷罵人。只有崧高詩可誦，羨它生甫又生申。		子年。)
閻爾梅	〈漢中三月十九日有感〉(此日先帝忌辰)	(其一) 東風不雨瘦春田，谷口飛花醉少年。惟有山人無去路，白頭零落漢江邊。 (其二) 春暮江皋泣杜鵑，垂楊深處落榆錢。中梁花老人歸未，又是誰家十七年。(是歲庚子。) (其三) 湖海逃名萬里天，風波起自甲申年。傷心何歲無三月，十九清晨獨可憐。	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奎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頁368-369。	1660
顧炎武	〈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櫺宮時聞緬國之報〉(已下玄默攝提格)	此日空階薦一觴，軒臺雲氣久芒芒。時來夏后還重祀，識定凡君自未亡。宿鳥乍歸陵樹穩，春花初放果園香。年年露灑頻寒食，咫尺龍髯近帝旁。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3，頁558。	1662
李驎	〈壬寅歲三月十九日過廷尉六伯父西園恭隨奠烈皇帝兼出南渡錄相示感賦〉	(其一) 芍藥花開春暮天，林居悽絕歲時遷。圖書消日三千卷，伏臘驚心十八年。紫塞黃塵□故國，白楊青隧冷新煙。欲澆麥飯悲無處，拜手空階共黯然。 (其二) 南渡偏安裁一年，中朝水火	《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卷8，頁8b-9a。	1662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日紛然。投鞭已震邊烽逼， 鉤黨猶持廷議堅。隔代感懷 譚往事，孤臣老淚滴殘編。 為言春夜腸頻斷，明月聲聲 叫杜鵑。		
方文	〈癸卯三月十九日潤州客舍同潘江如小飲述懷四十韻〉	與君定交初，乃在乙酉春。 是時楊貴竹，開府京江濱。 其性頗好客，客來多俊民。 史邢暨萬宋，才華更清新。 日夕造君廬，披豁任天真。 君尤篤愛我，相對但含顰。 私憂南國亂，汲汲謀隱淪。 遙指鶯脰湖，水鄉風俗淳。 從無兵燹患，樂彼漁樵人。 三月十九日，先皇之忌辰。 同登北顧山，仰首號蒼旻。 野老或見憐，朝士反見嗔。 俄而江北岸，鼓角聲振振。 君先挈妻子，湖邨依所親。 我亦攜小婦，追隨為比鄰。 此地既幽僻，可以長垂綸。 君復有遠圖，舍我游越閩。 三歲始歸來，道路罹百屯。 我適無所為，賣卜潤城闈。 一見喜欲狂，茅屋共宵晨。 曾將賣卜錢，買酒醉千巡。 無何江上別，東西各風塵。 彈指十二年，迴若吳與秦。 己亥黃河邊，邂逅疑有神。 因過范生宅，連牀話經旬。 贈答非一篇，相期□松筠。 別後又五載，聞君家益貧。 田園被侵奪，賦稅猶在身。 寄居荒山中，妻子行負薪。 癸卯春三月，京江重問津。 維舟即相訪，奇窮果無倫。 顛毛種種白，顏面黑且皴。	《龔山續集》(清康熙刻本)，卷1，頁5a-5b。	1663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破帽與敝衣，何減百結鶉。 况當十九日，言之鼻酸辛。 仍往北顧山，亂石迷荆榛。 旅人不敢上，一慟何繇申。 是夕返我寓，呼童采江蘋。 取酒酌燈前，心曲難具陳。 回思廿年事，惘如夢中因。 夜半作此詩，龍鍾淚沾巾。		
方文	〈三月十九日作〉	年年此日有詩篇，篇什雖多不敢傳。 鶉亦知時宜閉口，鶩因沈痛必呼天。 銜哀只似髯初斷，迸淚其如眼欲穿。 江上春陰更淒苦，蒼茫白水浩無邊。	《龕山續集》（清康熙刻本），卷4，頁17b-18a。	1665
陳瑚	〈三月十九日映碧先生書至〉	穀雨纔乾早荷鋤，青青細柳蔭吾廬。 江頭野老吞聲日，接得先朝廷尉書。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7下，頁3a。	1666
陶季	〈三月十九日雨中〉	暮雨空山生艸萊，杜鵑嘸血數聲哀。 長安不記逢寒食，侍宴千官盡醉回。	《舟車集》（清康熙刻本），卷4，頁1a-1b。	1664-1666
丁耀亢	〈三月十九日午夢謁上帝眼疾頓愈光明如常得一書有治眼方當用紅白鳳仙花搗汁點之予異其夢記之以詩以為後驗〉	午夢赴昊天，玄穹謁清廟。 肅然對冕旒，雙眸炯開照。 障翳豁然消，方書得秘要。 紅白鳳仙花，點汁可通竅。 去我愚痴暗，扶我精光耀。 安得化方瞳，登高恣遠眺。	《逍遙遊·聽山亭草》（清順治康熙遞刻丁野鶴集八種本），卷3，頁12b。	1667-1669
方文	〈三月十九日作〉	野老難忘故國恩，年年慟哭向江門。 南徐郭外三停櫂，北固山頭獨愴魂。 （乙酉、	《龕山續集》（清康熙刻本），卷4，頁37b。	1669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丙午、己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流水滔滔何日返，遺民落落幾人存。錢生未死重相見，雙袖龍鍾盡血痕。(是日遇錢馭少，故云。)		
陳瑚	〈三月十九日〉	高枕不知春，忽遇傷心日。空留老病身，乾坤莽何益。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8下，頁1a。	1669
楊炤	〈三月十九日〉	身是崇禎士，生從萬曆年。衣冠叨聖代，毛髮長堯天。故國能無念，今朝倍愴然。忍含臯羽淚，逐客醉花前。(是日丁茂侯邀賞牡丹，余謝不赴。)	《懷古堂詩選》(清康熙懷古堂刻本)，卷3，頁7b。	1670-1671
陳瑚	〈三月十九日〉	龍去橋山嘆落暉，年年此日淚沾衣。恨來短髮還能豎，灰後雄心竟不飛。飄泊鄰邦貧也病，浮沉世路是耶非。可憐梅尉多妻子，坐使成仙雅志違。	《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卷9，頁2b。	1670-1672
楊炤	〈三月十九日〉	先皇死社稷，下士失生成。一世傷孤露，千秋痛聖明。龔開久化碧，臯羽尚吞聲。歲歲宣陵淚，寧求孝子名。	《懷古堂詩選》(清康熙懷古堂刻本)，卷4，頁12a。	1673
顧炎武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獨抱遺弓望玉京，白頭荒野淚霑纓。霜姿尚似嵩山柏，舊日聞呼萬歲聲。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5，頁953。	1679
李呈祥	〈三月十九日郊行次日立夏〉	節候催人自送迎，短轅嘗傍綠陰行。楊花絮落吹春晚，麥浪雲流入夏輕。邈矣山河猶有夢，迢然阡陌詎無情。同游年少今誰在，看取兒童咲語聲。	《東村集》(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儀一堂刻本)，卷5，頁61b。	1684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金敞	〈暮春詩 丁卯〉	<p>(其一) 花飛昨夜半成塵，慟哭數天 憶此晨。四十四年春又去， 孤踪漂泊淚猶新。</p> <p>(其二) 驚心又是暮春時，淒痛情懷 那可支。老淚也知須耐得， 卻教容易滴花枝。</p> <p>(其三) 蕭蕭白髮竟誰依，一樣春光 緩緩歸。只是看春春又去， 關河也自怨芳菲。</p> <p>(其四) 春愁無賴耿難明，莫把春光 恨不平。只是鶯花原未解， 老夫三月舊心情。</p> <p>(其五) 艱回未足了生平，蕭颯江千 老杜蘅。空使林鶯啼得慣， 年年作我斷腸聲。(作音做)</p> <p>(其六) 尚憶前塵獨惘然，毘陵冶春 尤可憐。三百春光正垂盡， 歌臺結綺凌雲烟。(甲申三 月，吾郡中歌臺獨盛。)</p> <p>(其七) 寂寂花飛覆綠蘋，多年不是 老夫春。如今祇許淒涼看， 看作鄰家鬧幾旬。</p> <p>(其八) 眼看江村掃墓忙，傷心北望 暮雲長。春風麥飯憑誰薦， 留得扶筇淚數行。</p> <p>(其九) 重修禊事集羣賢，索寞愁人 黯不前。(向有招禊者以不 赴見嗤。)</p>	《金閻齋先生集》 (清康熙三十九 年[1700]刻本)， 卷7，頁30a-32a。	1687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見說風流王與謝，當年江左尚依然。 （其十） 舩頭白苧試衣新，狼籍桃花碧玉人。知道淋漓歌板隊，未曾經過甲申春。 （其十一） 揚州城外草如茵，名士旗亭餞暮春。詩酒年年能作達，驚看多是白頭人。 （其十二） 多愁老去慣逢嗔，對著花枝也笑人。笑我不如歸去好，柴門深自掩酸辛。		
金敞	〈春暮庚午〉	（其一） 愁絕萍漂後死身，偏難醉夢度茲辰。憑將一寸盈盈血，灑徧烟花作暮春。 （其二） 羣知遂志昔諸賢，悲憤寧將一死捐。誰識餘生尤不易，細嘗沉痛復年年。 （其三） 丹心不敢隨天去，曾憶江東舊典型。歎息銷亡今又盡，尚誰此夜哭英靈。（向每歲三月十九日，越東先輩有夜哭於山中者。）	《金閻齋先生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卷7，頁32a-32b。	1690
王仲儒	〈別雲堂三月十九日立夏〉	襖被雲堂西牖邊，深杯絡繹到離筵。好春易去還三月，此日難忘半百年。數往但逢新壘燕，重來應放小湖蓮。人生聚散猶堪念，斜倚秦亭下水船。	《西齋集·西齋壬申詩》（清康熙夢華山房刻本），頁7b。	1692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潘江	〈三月十九日義燦之山莊遇雨念之〉	遇雨亦常事，憐兒襪被濡。 無如雀鼠壯，不畏鵝鳩呼。 把蓋風難敵，逢簾酒或沽。 老夫有遺恨，萬古泣蒼梧。 (謂甲申三月十九事。)	《木厓續集》(清康熙刻本)，卷21，頁12a-12b。	1692-1693
潘江	〈三月十九日傷甲申煤山之變〉	寒食清明將及期，紙錢麥飯塚纍纍。 君亡國破從來有，此恨年年無盡時。	《木厓續集》(清康熙刻本)，卷末4，頁16b。	1699-1700
冷士喟	〈三月十九日歲再逢甲申感而有作〉	燕子飛來柳絮天，人間芳草又依然。 海棠花落東風裏，此事傷心六十年。	《江冷閣詩集》(清康熙刻本)，卷12，頁27a。	1704
張符驥	〈後甲申〉	六十年前大興革，可憐今夕夫何夕。 (三月十九日)關中寇騎忒縱橫，英君束手茫無策。 坐令銅駝沒荊棘，萬歲山頭甘就縊。 (叶)天心豈易亡人國，亡國莫云無帝力。 中材守府亦非難，當陽數已居十七。 邊多驕帥朝多朋，至尊一個成孤立。 征斂重重尚不休，盡將赤子驅為賊。 到頭不分喪金甌，九京夢夢愁魂魄。 太平誰致亂者誰，(成句)當時枉自求辛螫。 萬曆宇內已如蠱，繼以鳩毒又魏客。 中原糜爛邊事興，一十七年真旰食。 督責徒足覆秦宗，下詔罪己曾何及。 可知無術救垂亡，空以一身殉社稷。 柳木容身翼善冠，故妃攏畔聊安厝。 遼陽義旅捲地來，畫角一聲無賊跡。 一姓從來不再興，蓋臣幾處煩經畫。 聖祖有日上荒陵，御容慘沮淚交臆。 老臣	《自長吟》(清刻本)，卷3，頁3a-4a。	1704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危素不冑慟，天怒予篁仍予謫。（陳之□）淮南布衣願亦足，卜年誰意垂三百。祖宗辛苦得江東，子孫容易失冀北。鼎湖龍去已多秋，豈有扳髯念疇昔。眼中無復宋遺民，一盂麥飯應難得。		
毛瑩	〈書甲申三月十九日事〉	彼蒼降禍良亦酷，國脈如絲斷難續。十七年來宵旰身，孤撐不敵諸庸碌。遂令冠虎滿寰區，恣意侵漁遍流毒。勝廣潛興草澤中，近連楚豫遠隴蜀。一朝火及御樓前，奔雷掣電光相屬。六宮塗炭九廟傾，真人枉說膺圖錄。土崩瓦解兼有之，癰疽內潰期轉促。所幸國亡君與亡，不蒙懷愍青衣辱。寸心上可對先皇，良史義當存實錄。譬如奕者滿盤輸，臨終一着收全局。炎鼎已知灰不然，南寇空效秦庭哭。	《晚宜樓集》（清鈔本），不分卷，無頁碼。	-
萬泰	〈三月十九日〉	（其一） 三月今當十九日，普天聲淚憤盈時。一卮酌已非王土，七載人猶是漢思。國士未聞酬豫讓，南冠惟見泣鍾儀。滄溟萬里頻回首，慘淡春風咽子規。 （其二） 年年此日淚潛然，今日今年更可憐。帝子不歸猶望狩，櫓槍未隕尚經天。青萍但有沈沈氣，赤伏徒聞嚶嚶傳。我欲排雲問閻闔，人間大恥幾時湔。	《續騷堂集》（民國間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本），卷1，頁60b-61a。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李沛	〈三月十九日〉	人世今何代，傷心只自知。 鳥啼春意盡，花落晚風吹。 逆寇橫戈日，煤山殉國時。 鼎湖弓劍遠，千載使人悲。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10，頁1b。	-
李沛	〈春遠·三月十九日〉	老去當春暮，登臺拜杜鵑。 支離滄海畔，慘淡艷陽天。 紅泣花枝雨，青愁柳絮烟。 烽塵過十載，寒食又今年。	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卷10，頁2a。	-
李世熊	〈閏三月十九日北園有感〉	（其一） 微雨當初夏，園林忽似秋。 感此今何日，敷天有閨愁。 氣候變寒暄，草木不自繇。 朝剝撐東墻，莫逐水西流。 客心能無悲，百鳥正啁啾。 飛鳴豈不樂，耻彼稻梁謀。 不見池上禽，卑棲各有儔。 （其二） 我來楊柳黃，今日見飛絮。 飛絮纔沾衣，轉盼流水去。 芭蕉抽新條，剝落棄其故。 新條雖可喜，故根委何處。 念茲白髮生，能不謀歡聚。 狎坐四方人，飄零無一遇。 我憂與晝長，胸行萬里路。 日光颺野馬，乘空飄且住。 日落何所依，悲風在孤樹。	《寒支初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檀河精舍刻本），卷1，頁47b-48a。	-
黃晉良	〈三月十九日寒食獨坐較理文集見書吳霞舟李仲達兩先生後先殉節本末是予在毘陵時所作有感成詩〉	故事每歲一寒食，四十年來添此日。前月已改新榆火，竈門昨夜泥復塞。朝來慵起復慵眠，亂紙飄零荊棘邊。觸手正逢端友錄，作在毘陵今十年。端友為誰吳與李，師弟致命光後先。李公當日報天子，銜刀誓殺魏忠賢。回天無力遭陷穽，髀體罵賊百械煎。吳公蹭蹬國已破，孤軍獨立洪厓島。號召英雄	《和敬堂全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卷9，頁7b-8a。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風雲集，初劇獼猴如薙草。 鼓聲死後臣力竭，全家含笑 赴煙火。今日遠憶題此詞， 乃是延陵寒食時。蕭條即見 吳公子，喘息未定負薪兒。 紙燬墨乾更十載，鷓鴣啼斷 杜鵑飛。唯有年年歲歲當此 日，柳條拂地數天泣。		
黃晉良	〈三月十九日齋居得莊刺史容園四詩遍和其韻〉	(其一) 蘭足藏風雨，窺窓數落榮。 火寒煙不出，淚暗濕無聲。 暝色微陽老，遙光獨樹清。 九霄常戢翼，長恨羽毛輕。 (其二) 尺版猶傳至，齋居啟素心。 雨來連日暗，花落九春深。 欲聽臨流曲，終多變徵音。 漢朝有梅福，市上試相尋。 (其三) 處世我無恙，投簪君獨誇。 愁心數落葉，舉目見飛花。 貧賤地無盡，園林天一涯。 敲金兼擊石，無力計身家。 (其四) 龍髯依艸木，蚓窟擁芰荷。 園藥開將盡，春雲度最多。 廢無三已愠，罷少五噫歌。 來日能相憶，柴車曉更過。	《和敬堂全集》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卷15，頁5b-6a。	-
黃晉良	〈三月十九日同諸公移掉南菴見菜花盈野〉	今日仍寒食，舟移鷗鷺分。 草田迷白霧，春町蔽黃雲。 遠浦潮能至，天門鼓欲聞。 城南回首處，北望鄧將軍。	《和敬堂全集》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卷17，頁8a-8b。	-
黃晉良	〈三月十九日風雨中作〉	廿年風雨捲盧溝，寒食春深 坐四愁。石馬遺陵原廣漠， 玉熙長恨路浮游。辭秦水淺 桃花塢，望蜀鷓鴣啼杜若洲。	《和敬堂全集》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卷23，頁16a。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不信霓裳還秦曲，諸坊無力夢昭丘。		
方幟	〈三月十九日偶作〉	吾家高尚龔山老，此日年年一作詩。憔悴首陽愁夕靄，蕭條寒食感春颺。嵩呼薊野猶如夢，弓墮煤山孰慙遺。獨蒸瓣香更野服，不堪啼血杜鵑枝。	陳詩編：《皖雅初集》（上海：上海美藝圖書公司，1929年），卷5，頁18b。	-
方思	〈三月十九日〉	去年三月十九日，鶴問湖中夜扣舷。今年三月十九日，龍穴山頭晝汲泉。香耐兩迴澆逆旅，愁詩一樣怨蒼天。校來雙鬢添新雪，爭比柴桑乞食年。	潘江輯：《龍眠風雅》（清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經齋刻本），卷41，頁19a。	-
魏學渠	〈三月十九日與敬與陳子談及甲申舊事〉	北望長安淚已漣，愁雲莽莽滿燕關。虎賁遙憶千官入，龍馭虛傳七萃還。當日金鳧投野草，何時玉輦到人間。侍臣竟阻南巡策，幾恨遺弓不可攀。	陳增新等人編：《柳洲詩集》（清順治刻本），卷8，頁5a。	-
潘江	〈申端愍殉節歌·諱佳胤北直永年人官太僕寺丞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城破投井死〉	前朝末造遘陽九，神京三月倏失守。群鼠上殿攫金錢，驅斥公卿如驅狗。罔丞司馭亦閒曹，悠悠蒼天誰執咎。維嶽降申三輔豪，急而獻策猶不偶。（公出巡近畿，聞居庸關破，入陳戰守策，不省。）久識熊丸耐苦辛，臨危再拜謝太母。（公少孤，事母太安人至孝顏，其居曰和丸，所著有和丸等集。）君亡與亡分所當，身且不恤家何有。血灑萇弘碧水寒，鼎湖一去疇甘後。雖然義命不可違，亦欲君親兩無負。（公貽書長公，有義命等語。）鯁生曾紀殉難編，熟	《木厓集》（清康熙刻本），卷10，頁11b-12a。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公姓字良已久。(予向有甲申殉難編,載公死事甚詳。)何期昭代錄忠魂,榮被泉壤勒鐘卣。(順治十三年,賜諡賜祭復建祠永祀。)公有長君孝且賢(鳧盟),能讀父書守甕牖。叔季聯翩入金門(觀仲隨叔),即看次第拖紫綬。努力史才匪異人,纂修還待鳳樓手。首列阿翁冠幽忠,日照汗青光不朽。		
李鄴嗣	〈三月十九日聞杜宇二首〉	(其一) 春郊憐短策,復倚故宮枝。 獨向湖山哭,雙靈日月時。 號髯千古憤,血詔萬方知。 寒食天南雨,何人怨子規。 (其二) 血漬千春在,終思望帝還。 銅駝埋北極,銀雁出西門。 土到三年碧,衣留七載班。 皇靈應獨怒,萬馬聽雲間。	李鄴嗣著,張道勤校點:《杲堂詩文集·杲堂詩續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4,頁227-228。	-
李鄴嗣	〈三月十九日同掖青〉	杏雨空郊春欲殘,甲申遺淚更華冠。紙錢亦辨枯墳主,盂飯誰澆舊寢寒。弓劍有丘荒七祀,管絃無夢哭千官。故人惟見南州在,曾訂桐江共一竿。	李鄴嗣著,張道勤校點:《杲堂詩文集·杲堂詩續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5,頁280-281。	-
繆永謀	〈三月十九日書感〉	(其一) 故宮城闕繡芙蓉,萬里傷心春色濃。三月繁花猶在眼,五更長樂不聞鐘。亦知丹水非忘戰,豈是驪山誤舉烽。欲問重華天路隔,蒼梧雲斷九疑峯。 (其二) 高帝諸孫十五傳,先皇臨御	李稻暎、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寸碧山堂刻本),卷12,頁13a-14b。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p>九重天。本朝政事歸臺閣，宸極焦勞撤管絃。月殿霓裳非往日，青絲白馬自何年。六龍望斷千門裏，痛哭滄江落照邊。</p> <p>（其三）</p> <p>周南聖德古今來，臨難從容獨可哀。往昔宸遊辭玉輦，即今環珮冷蒼苔。猗蘭殿裏人何在，扶荔宮中花自開。賢后脫簪無限意，湘江流水不重回。</p> <p>（其四）</p> <p>傳聞弓劍出西山，父老依然識聖顏。無復侍臣歸闕下，空留遺詔在人間。雲深雉尾何由見，天遠龍髯不可攀。舊國宗周虛望幸，百年猶自鎖重關。</p> <p>（其五）</p> <p>承明多士重朝端，華省風流白玉鞍。北里歌鐘新賜第，西臺旄節舊登壇。紛紛金穴人相數，擾擾黃巾路自難。見說鼎湖消息斷，諸君從此又彈冠。</p> <p>（其六）</p> <p>青宮碧樹鎖烟霞，鳳閣龍樓日又斜。侍從文章空輦下，風塵消息渺天涯。□□漫有公孫氏，託跡曾無太史家。一旅何年□故國，燕臺三月遶鶯花。</p> <p>（其七）</p> <p>猶憶天潢世澤遙，千年龍種及今朝。朱門帝子元隆準，金屋佳人總細腰。花萼樓前</p>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p>長侍宴，鳳凰臺上幾吹簫。 銅駝紫陌繁華地，回首春風已寂寥。</p> <p>(其八)</p> <p>中朝事業總淒涼，仗節諸公倍可傷。時議紛紜應始定，君恩深重轉難忘。御溝盡日空流水，驄馬何年入建章。劍舄並歸天上去，五雲多處護先皇。</p> <p>(其九)</p> <p>扈蹕橋山鹵簿空，霓旌縹緲斷行宮。白楊衰草愁何限，□□□□事不同。原廟衣冠虛夜月，寢園歌舞罷春風。賢妃故塚相鄰並，野老吞聲極望中。</p>		
冷士喟	〈和南雲先生三月十九日雲巖送春作〉	<p>白公堤上花亂飛，遊騎晴驕綠草肥。往歲風流人已去，舊來冠蓋客全非。闔閭墓古悲荒鳥，短簿祠空怨落暉。此日斷腸誰識得，傷心那獨為春歸。</p>	《江冷閣詩集》（清康熙刻本），卷8，頁19b。	-
冷士喟	〈三月十九聖忌日偶成〉	<p>一年一度逢花發，每見花開輒黯然。往事有誰來記憶，春風空老白頭年。</p>	《江冷閣詩集》（清康熙刻本），卷12，頁21a。	-
祁理孫	〈三月十九日〉	<p>春深萬戶落花風，灑淚傷心碧草叢。雙闕又逢楊柳碧，十年愁對杜鵑紅。先臣折檻歸何處，故國銅駝在眼中。總有君恩酬未得，書生何事嘆途窮。</p>	孫鉉輯評：《皇清詩選》（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鳳嘯軒刻本），卷23，頁37a。	-
王錫闡	〈三月十九日志感〉	<p>烽煙撩亂又深春，遙奠薇苗拜石麟。廿載吁宵勞我后，一朝風雨散羣臣。秦豺雖飽終傷主，詩棘初齊必刺人。血濺淚揮均作雨，西山終古</p>	《曉庵先生詩集》（清抄本），卷2，無頁碼。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痛遺民。		
李驎	〈傷心三月十九日〉	傷心依舊葬陵園，天壽峯高壓塞門。三月花殘春牧馬，五更風冷夜啼鶻。河山空墮新亭淚，煙雨難招望帝魂。當日侍臣凋謝盡，攀髯今剩幾人存。	《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卷8，頁5b。	-
李驎	〈三月十九日〉	垂髫稚子早成翁，戎馬乾坤感慨中。回首煤山燐火日，年年慟哭起悲風。	《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卷13，頁20a。	-
陸元輔	〈三月十九日示秬園〉	回首龍蛇及覆机，東城烽火照林扉。江公死後池仍在，甫里歸來鴨漸肥。長抱烏號情漫切，遠從漁隱事猶非。春深明月堪高臥，荷葉田田共製衣。	《陸菊隱先生文集》（清抄本），卷3，無頁碼。	-
彭孫遹	〈三月十九日高粱橋眺望〉	淺碧輕紅劇可憐，風光媿媿浴蘭天。一春最是銷魂日，寒食方過穀雨前。	《松桂堂全集》（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江蘇巡撫採進本），卷28，頁5a。	-
張圯授	〈今日行·三月十九日作〉	今日是何日，歌吹橫青天。滿城歡喜動顏色，梨園子弟爭相傳。秋江野老獨愁絕，閉戶只欲耽高眠。曹薛諸公發豪興，同來招手蓬門前。芒鞋竹杖試靜聽，竹肉清徹雲為還。樂人不數黃齋綽，風情競艷李龜年。須臾煞鼓一聲高，音銷響寂聞啼鶻。世事終須有散場，樂極悲來魂黯然。就中繁華推某氏，選聲不惜黃金錢。亦知人生貴行樂，後堂絲竹張華筵。嗚呼！今日是何日，歌吹橫青天。	陶煊、張璨編：《國朝詩的》（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卷3，頁26b-27a。	-

作者	詩題	詩作	出處	作年
全祖望	〈題靈岩 儲公騎牛 圖〉	(其一) 三月十九是何日，騎牛野哭 荒山顛。乃公耿耿攀龍意， 度語登堂孰與傳。(儲公嘗 登座說法，忽問曰：「今日 山河大地，更是幾番？」皆 愕然，不能對，儲公澗然而 下。)	《鮎埼亭詩集》 (四部叢刊景清 鈔本)，卷5，頁 8a-8b。	-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一) 專書

- 【秦】呂不韋編，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收入丁如明、李宗為、李學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談遷著，張宗詳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清】毛瑩，《晚宜樓集》。清鈔本。
- 【清】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清】趙士春，《保閒堂集》。清光緒九年〔1883〕常熟趙氏木活字印本。
- 【清】萬泰，《續騷堂集》。民國間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本。
- 【清】毛晉，《野外詩》。民國五年〔1916〕常熟丁氏刻虞山叢刻本。
- 【清】丁耀亢，《逍遙遊》。清順治康熙遞刻丁野鶴集八種本。
- 【清】陳濟生輯，《啟禎遺詩》。清順治刻增修本。

- 【清】鄒漪，《明季遺聞》。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5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
- 【清】胡夏客，《谷水集》。清康熙刻本。
- 【清】李清，《南渡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清】王崇簡，《青箱堂詩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燕重刻本。
-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檀河精舍刻本。
- 【清】萬壽祺著，余平整理，《萬壽祺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
- 【清】閻爾梅著，王汝濤、蔡生印編注，《白菴山人詩集編年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 【清】方文，《蠡山集》。清康熙刻本。
- 【清】方文，《蠡山續集》。清康熙刻本。
- 【清】方文撰，胡金望、張則桐校點，《方蠡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
- 【清】陳瑚，《確庵文稿》。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
- 【清】葛芝，《臥龍山人集》。清康熙九年〔1670〕自刻本。
- 【清】黃晉良，《和敬堂全集》。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 【清】李呈祥，《東村集》。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儀一堂刻本。
- 【清】楊炤，《懷古堂詩選》。清康熙懷古堂刻本。
-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清康熙十五年〔1676〕吳興祚刻本。
- 【清】金敞，《金閨齋先生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
- 【清】潘江，《木厓集》。清康熙刻本。
- 【清】潘江，《木厓續集》。清康熙刻本。
- 【清】潘江輯，《龍眠風雅》。清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經齋刻本。
- 【清】張煌言撰，《張蒼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人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冷士崑，《江泠閣詩集》。清康熙刻本。
-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通行本。
- 【清】屈大均撰，王貴忱校點，《翁山佚文》。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3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清】唐甄著，黃敦兵校釋，《潛書校釋》。長沙：岳麓書社，2011。
-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 【清】李麟，《虬峰文集》。清康熙刻本。
- 【清】潘衍桐，《兩浙輞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邵廷采著，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東南紀事》。上海：上海書店，1982。
- 【清】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南山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陶季，《舟車集》。清康熙刻本。
- 【清】徐枋撰，黃曙輝、印曉峰點校，《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清】張符驤，《自長吟》。清刻本。
- 【清】黃登編，《嶺南五朝詩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刻本。
- 【清】陶煊、張璨編，《國朝詩的》。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
- 【清】全祖望，《鮚埼亭詩集》。四部叢刊景清鈔本。
- 【清】全祖望，《續耆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全祖望輯選，沈善洪審定，方祖猷、魏得良點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汪之珩編，《東臯詩存》。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園刻本。

- 【清】李稻塏、李集編次，《梅會詩選二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寸碧山堂刻本。
- 【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收入《清代家集叢刊》第12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 【清】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選》。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臺灣文獻叢刊》第194冊。臺北：臺灣銀行排印本，1968。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
- 〔美〕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嚴壽澂校，《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李惠儀著，許明德譯，〈吳偉業詩中的歷史與記憶〉，收入葉曄、顏子楠編，《西海遺珠：歐美明清詩文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 〔德〕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陳詩編，《皖雅初集》。上海：上海美藝圖書公司，1929。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 謝正光，《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2。

〔美〕Eric W. Rothenbuhler.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美〕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美〕James Fentress and 〔英〕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UK;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美〕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法〕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二）期刊論文

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第二三卷第1期（2005.6），頁291-324。

孫江，〈太陽的記憶：關於太陽三月十九日誕辰話語的知識考古〉，《南京大學學報》（哲學·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4），頁43-51。

張德信，〈崇禎帝略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1990），頁22-29。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中國詩學》第29輯（2020.6），頁127-147。

華璋，〈誰是主角？誰在觀看？——論清代戲曲中的崇禎之死〉，《戲劇研究》第11期（2013.1），頁23-60。

趙世瑜、杜正貞，〈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9），頁10-19。

鄭永昌，〈試論明清之際官方史料對崇禎帝評價的轉變問題〉，《史耘》第3、4期，（1998.9），頁57-84。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Hu. *Quean Wenga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Hu)*. Kangxi Mao's Jigu Ge engraved edition.
- Fang, Wen. *Fang Tu Shan Shi Ji (Fang Wen's Poetry Collection)*.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Jin, Chang. *Jinanzhai Xiansheng 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in Chang)*. Kangxi 39th year [1700] engraved edition.
- Li, Dao Cheng and Li, Ji. *Mei Hui Shixuan Erii (Selected Poems of Mei Hui, Volume Two)*. Qianlong 32nd year [1767] Cunbishantang engraved edition.
- Sun, Jiang. A Memory of the Sun—"An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Sun Birthday on the Nineteenth Day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4, 2004, pp. 43-51.
- Xie, Zheng Guang. *Qingchu zhi Yimin yu Erchen (The loyalists and treacherous officials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1.
- Zhang, De Xin. "The discourse of Emperor Chongzhen,"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1990, pp. 22-29.
- Zhao, Shi Yu and Du, Zheng Zhen. Sun's Birthday: "Historical Memory of Chongzhen's Death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6, 1999, pp. 10-19.
- Zhao, Yuan. *Xiangxiang yu Xushu (Imagination and Narrativ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Zheng, Yong Chang.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the changing evaluation of Emperor Chongzhen i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Shi Yun*, 3-4, 1998, pp. 57-84.

**The Death of Chong Zhen:
An Essay on the Compilation of Poetries
of the 19th March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g, Chi-Lim *

Abstract

The death of Chong Zhen wa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 that mark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March 19th lunar month in the year of *Jia-Shen* (25th April 1644 AD). More than a hundred poems about the lunar month of March 19 have been gathered and chronologized by the author, providing a first-hand primary source. What connotations these works are conveying? What kind of literati attitude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re carried within? These remained to be clarifi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n overall awareness and documentary basi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outlining four aspects of these poems that stand out: On the memorial day, literati honoured the emperor with “simple rituals” such as wailing, offering rice as an oblation, spirit evocation, tomb sweeping, and worshiping distant ancestors. It reflect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group, revealing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refusal to obliterate the death of Chong Zhen Emperor and subrog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literati’s comments on Chong Zhen in history and poetry were vary, while Chong Zhen appeared to receive much sympathy and praise in his “reappearance” in poems. The literati’s adherence to ethics suppressed the force of reason and reawakened fond memorie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In order to evade the political forc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literati adopt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poem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allusions as allegorical parables to the new dynasty and the nostalgia for the homeland. It is typically passed down among the literati stratum as a type of “elite’s memory”; Although the political views of these long-standing adherents have deviated from the epoch, they continue to hold on to their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despair and resilience after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world.

Keywords: 19th March, Chong Zhen, collective memory, memorial ritual, refusal to obliterate